徐氏醫學十六種

3



序

百物與人殊體而人藉以養生卻病者何也蓋天地亦物耳惟其形體至大則不能無生其生人也得其純其生動物也得其雜其生植物也得其偏顧人之所謂純者其初生之理然耳及其感風寒暑濕之邪喜怒憂思之擾而純者遂漓漓則氣傷氣傷則形敗而物之雜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補之救之聖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蓋氣不能違理形不能違氣視色別味察聲辨臭權輕重度長短審形之事也測時令詳嗜好分盛衰別土宜求氣之術也形氣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草製湯劑以之治人有餘瀉之不足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從者反治逆者正治或以類相從或畏忌各矯其弊以復於平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夫天地生之聖人保之造化之能聖人半之天地不能專也漢末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間審病施方應驗如響自唐以後藥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臺秘要之屬執藥治病氣性雖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師心自用謬誤相仍即用本經諸種其精微妙義多所遺漏是以方不成方藥非其藥間有效驗亦偶中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經之不講故也余竊悲焉欲詳為闡述其如耳目所及無多古今名實互異地土殊產氣味不同且近世醫人所不常用之藥無識別而收採者更有殊能異性義在隱微一時難以推測若必盡解全經不免昧心誣聖是以但擇耳目所習見不疑而理有可測者共得百種為之探本溯原發其所以然之義使古聖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見而其他則闕焉後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雖荒陋可嗤而敬慎足矜也乾隆元年歲在柔兆執徐余月上弦松陵徐大椿題於揚子江舟次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凡例

一錄此百種原以辨明藥性闡發義蘊使讀者深識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藥不致誤用非備品以便查閱也覽者勿以不載常用之藥爲疑

一諸藥有獨具之性者則用詳解其兼長可互見者俱不重出推類自明

一此解亦間有與前人相同者但彼祇釋其所當然而未推測其所以然知所當然則用古之方能不失古人之意知所以然則方可自製而亦能合古人製方之意也故此解皆著其所以然之故而淺近易曉者則略焉

一所解諸藥乃就市中所有審形辨味以合經義至古今土產各殊或有尚非正義與尚有遺義者則俟知者正之

一諸藥有所出地名雜以後漢時郡縣陶隱居疑爲仲景元化等所記是本經所載已不皆神農以來所產之地矣今之所產又大半非漢時所產之地欲盡考其實固無從也故不復列而解之

一本經所載一名甚多因無可解故亦不列

一品第及字樣俱依明重刻宋大觀刊唐慎微本所載白字本經考陶隱居本草有朱書墨書之別朱書爲神農本經墨書爲名醫別錄開寶間重定印本於本經易朱書爲白字大觀本遵之雖未必無傳訛而取其古猶勝於近刻也

一詳解止此百種餘亦頗有略爲解者以資人者淺一槩不存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目錄

上品

中品

石硫黄　水銀　磁石　陽起石　乾薑
苦參　當歸　麻黄　芍藥　玄參
百合　白芷　黄芩　狗脊　紫草
水萍　澤蘭　牡丹　吳茱萸　梔子
鹿茸　犀角　伏翼　蚱蟬　白殭蠶
下品
附子　半夏　大黄　葶藶　旋復花
藜蘆　白芨　貫衆　連翹　夏枯草
水蛭　桃核仁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上品

丹砂。味甘微寒。甘言味寒言性何以不言色與氣蓋入口則知其味入腹則知其性若色與氣則在下文主治之中可推而知之也 主身體五藏百病。百病者凡病皆可用無所禁忌非謂能治天下之病也凡和平之藥皆如此 養精神。凡精氣所結之物皆足以養精神人與天地同此精氣以類相益也 安魂魄。赤入心重鎮怯 益氣。氣降則藏藏則益 明目。凡石藥皆能明目石者金氣所凝目之能鑒物亦金氣所成也又五臟之精皆上注於目目大小眥屬心丹砂益目中心臟之精 殺精魅邪惡鬼。大赤為天地純陽之色故足以辟陰邪 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為汞。石屬金汞亦金之精也凡上品之藥皆得天地五行之精以成其質人身不外陰陽五行采其精氣以補真元則神靈通而形質固矣但物性皆偏太過不及翻足為害苟非通乎造化之微者未有試而不斃者也

此因其色與質以知其效者丹砂正赤為純陽之色心屬火色赤故能入心而統治心經之證其質重故又有鎮墜氣血之能也 凡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質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時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故能補偏救弊調和臟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

雲母。味甘平。主身皮死肌。雲母色白屬金故為肺經之藥又肺主皮毛雲母薄疊如皮亦與肺合也 中風寒熱。如在車船上。此能鎮之肺氣震盪 除邪氣。安五臟。亦清鎮之功 益子精。肺為腎源 明目。目白屬肺此能益目中肺臟之精 久服輕身延年。肺旺則氣旺故有此效

雲母雖有五色而白其正色也白屬金金生水故雲母之上常生雲氣雲者地氣上升欲為雨而未成雨者也肺屬金而在上為人身水源與雲母相類故為肺經之藥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石體屬金又其象下垂而中空故能入肺降逆 明目。能益目中肺臟之精 益精。能引肺氣入腎 安五臟。通百節。利九竅。降氣則臟安中虛則竅通 下乳汁。鍾乳即石汁如乳者所溜而成與乳為類故能下乳汁也

此以形為治石為土中之金鍾乳石液所凝乃金之液也故其功專於補肺以其下垂故能下氣以其中空故能通竅又肺朝百脈肺氣利則無所不利矣 自唐以前多以鍾乳為服食之藥以其能直達腎經驟長陽氣合諸補腎之品用於房中之術最妙但此乃深巖幽谷之中水溜凝結而成所謂金中之水其體至陰而石藥多悍性反屬陽故能補人身陰中之火陰火一發莫可制伏故久服毒發至不可救惟昇煉得宜因證施治以交肺腎子母之臟實有殊能也

礬石味酸寒。礬石味澀而云酸者，蓋五味中無澀，澀即酸之變味。澀味收斂，亦與酸同，如五色中之紫，即紅之變色也。主寒熱。寒熱為肝經之疾，酸能收斂肝氣。洩痢白沃。亦收澀之功。陰蝕惡瘡。味烈性寒，故能殺濕熱之蟲，除濕熱之毒。目痛。制火清金。堅骨齒。斂氣固精。鍊餌服之，輕身不老增年。此以味為治，礬石之味最烈，而獨成一味，故其功皆在於味。

朴硝味苦寒。朴硝味鹹而云苦者，或古時所產之地與今不同，故味異耶？抑或以鹹極而生苦也。主百病，除寒熱邪氣。邪氣凝結則生寒熱，消味鹹苦，能軟堅而解散之。逐六府積聚結固留癖。消質重性輕，而能透發鬱結，置金石器中尚能滲出，故遇積聚等邪，無不消解也。能化七十二種石。此軟堅之甚者。鍊餌服之，輕身神仙。消盡人身之滓穢，以存其精華，故有此效。硝者消也。朴消乃至陰之精，而乘陽以出，其本水也，其標火也。遇濕則化為水，遇火則升為火，體最清而用最變，故丹家重之。石屬金，硝遇火則亦變火，蓋無火之性，而得火之精氣者也。火鑠金，故能化石。

滑石味甘寒。主身熱，寒能除熱。洩澼。滑石能滑利大小腸，分清水穀，水穀分則洩澼愈矣。女子乳難。乳亦水類，滑石利水，且能潤竅，故有通乳之功。癃閉，利小便，滑利小腸。蕩胃中積聚寒熱，滑利大腸，凡積聚寒熱由蓄飲垢膩成者，皆能除之。益精氣。邪去則津液自生。久服輕身，耐飢長年。通利之藥，皆益胃氣，胃氣利則其效如此。此以質為治，凡石性多燥，而滑石體最滑潤，得石中陰和之性以成，故通利腸胃，去積除水，解熱降氣，石藥中之最和平者也。

禹餘糧味甘寒。主欬逆，補中降氣，不使上逆。寒熱，除脾胃氣虛及有濕滯之寒熱。煩滿，補脾之功。下赤白，質燥性寒，故能除濕熱之疾。血閉癥瘕，消濕熱所滯之積。大熱。熱在陽明者必甚，此能除之。鍊餌服之不飢。其質類穀粉而補脾土，所以謂之糧而能充飢也。輕身延年。補養後天之效。禹餘糧色黃質膩味甘，乃得土氣之精以生者也。故補益脾胃，除熱燥濕之功為多。凡一病各有所因，治病者必審其因而治之，所謂求其本也。如同一寒熱也，有外感之寒熱，有內傷之寒熱，有雜病之寒熱，若禹餘糧之所治，乃脾胃濕滯之寒熱也。後人見本草有治寒熱之語，遂以治凡病之寒熱，則非惟不效，而且有害。自宋以來往往蹈此病，皆本草不講之故耳。

紫石英味甘溫。主心腹欬逆，甘能和中，重能降氣。邪氣。散風寒。補不足。補心血之不足。女子風寒在子宮，絕孕十年無子。子宮屬衝脈，血海風寒入於其中，他藥所不能及。紫石英色紫入血分，體重能下達，故能入於衝脈之底，風寒妨孕，溫能散寒驅風也。久服溫中，輕身延年。補血納氣之功。此以色為治，色紫則

入心心主血故能補血其降氣而能入下焦則質重之效也

青石。赤石。黃石。白石。黑石脂等。味甘平。主黃疸。洩痢腸澼。膿血陰蝕。皆濕氣在太陰陽明之病也下血赤白。收澀之功邪氣。正氣斂則邪氣除癰腫疽痔。惡瘡頭瘍疥瘙。此皆濕鬱所生之毒能除濕則諸病亦退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斂精氣而燥脾土故有此效五石脂。各隨五色。補五臟。性治畧同而所補之臟各異

石脂得金土雜氣以成故濕土之質而有燥金之用脾惡濕燥能補之然其質屬土不至過燥又得秋金斂臟之性乃治濕之聖藥也

扁青。味甘平。主目痛明目。養肝之功折跌癰腫。金瘡不瘳。收澀斂肌之功破積聚。消肝邪也解毒氣。利精神。久服。輕身不老。精氣所結之物故能除毒益精增年也

內經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故目雖屬肝之竅而白乃肺之精也五行之中火能舒光照物而不能鑒物惟金之明乃能鑒物石體屬金故石藥皆能明目而扁青生於山之有金處蓋金氣精華之所結也又色青屬肝於目疾尤宜凡草木中得秋金之氣者亦然

凡物精華所結者皆得天地清粹之氣以成而穢濁不正之氣不得干之故皆有解毒之功其非精華所結而亦能解毒者則必物性之相制或以毒攻毒也

菖蒲。味辛溫。主風寒。辛能散風溫能驅寒濕痹。芳燥能除濕欬逆上氣。開竅下逆開心孔。香入心補五臟。氣通和則補益通九竅。明耳目。出音聲。芳香清烈故走達諸竅而和通之耳目喉嚨皆竅也久服輕身。氣不阻滯則身體通利不忘。不迷惑。延年。氣通則津液得布故不但能開竅順氣且能益精養神也

菖蒲能於水石中橫行四達辛烈芳香則其氣之盛可知故入於人身亦能不為濕滯痰涎所阻凡物之生於天地間氣性何如則入於人身其奏效亦如之蓋人者得天地之和氣以生其氣血之性肖乎天地故以物性之偏者投之而亦無不應也餘可類推

菊花。味苦平。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芳香上達又得秋金之氣故能平肝風而益金水皮膚死肌。清肺疏風惡風濕痹。驅風散濕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菊花晚開晚落花中之最壽者也故其益人如此

凡芳香之物皆能治頭目肌表之疾但香則無不辛燥者惟菊得天地秋金清肅之氣而不甚燥烈故於頭目風火之疾尤宜焉

人參。味甘。微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有形無形無一之不補也。除邪氣。正氣充則邪氣自除。明目。五臟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此所云明乃補其精之效非若他藥專有明目之功也。開心益智。人參氣盛而不滯補而兼通故能入心孔而益神明也。久服輕身延年。補氣之功

人參得天地精英純粹之氣以生與人之氣體相似故於人身無所不補非若他藥有偏長而治病各有其能也凡補氣之藥皆屬陽惟人參能補氣而體質屬陰故無剛燥之病而又能入於陰分最為可貴然力大而峻用之失宜其害亦甚於他藥也今醫家之用參救人者少殺人者多蓋人之死於虛者十之一二死於病者十之八九人參長於補虛而短於攻疾醫家不論病之已去未去於病久或體弱或富貴之人皆必用參一則過為謹慎一則借以塞責而病家亦以用參為盡慈孝之道不知病未去而用參則非獨元氣不充而病根遂固諸藥罔效終無愈期故曰殺人者多也或曰仲景傷寒方中病未去而用參者不少如小柴胡新加湯之類何也曰此則以補為瀉之法也古人曲審病情至精至密知病有分有合合者邪正併居當專於攻散分者邪正相離有虛有實實處宜瀉虛處宜補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則用人參以建中生津拓出邪氣更為有力若邪氣尚盛而未分必從專治無用參之法也況用之亦皆入疏散藥中從無與熟地萸肉等藥同入感證方中者明乎此而後能不以生人者殺人矣人參亦草根耳與人殊體何以能驟益人之精血蓋人參乃升提元氣之藥元氣下陷不能與精血流貫人參能提之使起如火藥藏於砲內不能升發則以火發之若砲中本無火藥雖以砲投火中不發也此補之義也

甘草。味甘平。主五臟六府寒熱邪氣。甘能補中氣中氣旺則臟府之精皆能四布而驅其不正之氣也。堅筋骨。長肌肉。倍力。形不足者補之以味甘草之甘為土之正味而又最厚故其功如此。金瘡尰。脾主肌肉補脾則能填滿肌肉也。解毒。甘為味中之至正味正則氣性亦正故能除毒。久服輕身延年。補後天之功

此以味為治也味之甘至甘草而極甘屬土故其效皆在於脾脾為後天之主五臟六府皆受氣焉脾氣盛則五臟皆循環受益也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行血之功。填骨髓。血足能化精而色黑歸腎也。長肌肉。脾統血血充則肌肉亦滿矣。作湯除寒熱積聚。血充足則邪氣散血流動則凝滯消。除痺。血和利則經脈暢。生者尤良。血貴流行不貴滋膩故中古以前用熟地者甚少。久服輕身不老。補血之功

地黃色與質皆類血故入人身則專於補血血補則陰氣得和而無枯燥拘牽之疾矣古方只有乾地黃生地黃從無用熟地黃者熟地黃乃唐以後製法以之加入溫補腎經中藥頗為得宜若於湯劑及養血涼血等方甚屬不合蓋地黃專取其性涼而滑利流通熟則膩滯不涼全失其本性矣又仲景傷寒一百十三方惟復脈用地黃蓋傷寒之病邪從外入最忌滋滯即使用補必兼疏拓之性者方可入劑否則邪氣向裏必有遺害今人一見所現之證稍涉虛象便以六味湯為常用之品殺人如麻可勝長歎

朮味苦溫主風寒濕痹死肌氣厚而兼辛散故能除邪而利筋脉肌膚也痙平肝風疸去濕止汗固肌膚除熱益脾陰消食健脾氣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飢脾胃充則體强健而不易飢也朮者土之精也色黃氣香味苦而帶甘性溫皆屬於土故能補益脾土又其氣甚烈而芳香四達故又能達於筋脉肌膚而不專於建中宮也

菟絲子味辛平主續絕傷子中有絲不斷故能補續筋骨補不足益氣力肥健滑潤有脂膏自能生精益氣而長肌肉也汁去面䵟亦滑澤之功久服明目輕身延年生精則目明而强且壽也子中之最有脂膏者莫如菟絲且炒熟則芳香又潤而不滑故能補益肝脾也凡藥性有專長此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雖聖人亦必試驗而後知之如菟絲之去面䵟亦其一端也以其辛散耶則辛散之藥甚多以其滑澤耶則滑澤之物亦甚多何以他藥皆不能去而獨菟絲能之蓋物之生各得天地一偏之氣故其性自有相制之理但顯於形質氣味者可以推測而知其深藏於性中者不可以常理求也故古人有單方及祕方往往以一二種藥治一病而得奇中及視其方皆不若經方之必有經絡奇偶配合之道而效反神速者皆得其藥之專能也藥中如此者極多可以類推

牛膝味苦酸此止言味而不言性疑闕文也後凡不言性者倣此主寒濕痿痹四肢拘攣膝痛不可屈伸皆舒筋行血之功逐血氣破瘀血也傷熱火爛清血熱也墮胎降血氣也久服輕身耐老血和之功此乃以其形而知其性也凡物之根皆橫生而牛膝獨直下其長細而韌酷似人筋所以能舒筋通脉下血降氣為諸下達藥之先導也筋屬肝肝藏血凡能舒筋之藥俱能治血故又為通利血脉之品

柴胡味苦平主心腹去腸胃中結氣輕揚之體能疏腸胃之滯氣飲食積聚疏腸胃之滯物寒熱邪氣驅經絡之外邪推陳致新總上三者言之邪去則正復也久服輕身明目益精諸邪不能容則正氣流通故有此效柴胡腸胃之藥也觀經中所言治效皆主腸胃以其氣味輕清能於頑土中疏理滯氣故其功如此天下惟木能疏土前人皆指為少陽之藥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張仲景小柴胡湯專治少陽以此為主藥何也按傷寒傳經次第先太陽次陽明次少陽然則少陽雖在太陽陽明之間而傳經乃居陽明之後過陽明而後入少陽則少陽反在陽明之內也蓋以所居之位言則少陽在太陽陽明之間以從入之道言則少陽在太陽陽明之內故治少陽與太陽絕不相干而與陽明為近如小柴胡湯之半夏甘草皆陽明之藥也惟其然故氣味須輕清疏達而後邪能透土以出知此則仲景用柴胡之義明而柴胡為腸胃之藥亦明矣

麥門冬味甘平主心腹結氣解枯燥之結氣傷中傷飽胃絡脈絕補續胃中之陰氣羸瘦短氣補胃則生肌清火則益氣久服輕身不老不飢後天足則體健而能耐飢也

麥冬甘平滋潤為純補胃陰之藥後人以為肺藥者蓋土能生金肺氣全恃胃陰以生胃氣潤肺自資其益也

車前子味甘寒主氣癃止痛利水道小便專利下焦氣分除濕痹濕必由膀胱出下焦利則濕氣除久服輕身耐老氣順濕除則肢體康強也

凡多子之藥皆屬腎故古方用入補腎藥中蓋腎者人之子宮也車前多子亦腎經之藥然以其質滑而氣薄不能全補則為腎府膀胱之藥膀胱乃腎氣輸洩之道路也

木香味辛主邪氣辟毒疫溫鬼氣極芳烈能除邪穢不祥也強志香氣通於心主淋露心與小腸為表裏心氣下交與小腸則便得調矣久服不夢寤魘寐心氣通則神魂定

木香以氣勝故其功皆在乎氣內經云心主臭凡氣烈之藥皆入心木香香而不散則氣能下達故又能通其氣於小腸也

薏苡仁味甘微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風濕痹專除陽明之濕熱下氣直達下焦久服輕身益氣陽明氣利則體強而氣充也去根下三蟲除陽明濕熱所生之蟲

薏苡仁甘淡冲和質類米穀又體重力厚故能補益胃氣舒筋除濕中虛故又能通降濕熱使下行蓋凡筋急痹痛等疾皆痿躄之類內經治痿獨取陽明薏苡為陽明之藥故能已諸疾也

澤瀉味甘寒主風寒濕痹凡挾水氣之疾皆能除之乳難乳亦水利故能通乳也消水使水歸於膀胱養五藏益氣力水氣除則藏安而氣生也肥健脾惡濕脾氣燥則肌肉充而肥健也久服耳目聰明不飢延年輕身面生光皆滲水除濕之功能行水上水氣盡則身輕而入水不沒矣

澤瀉乃通利脾胃之藥以其淡滲能利土中之水水去則土燥而氣充脾惡濕故也但濕氣必自膀胱而出澤瀉能下達膀胱故又為膀胱之藥

遠志味苦溫主欬逆氣滯之欬傷中補不足心主榮榮氣順則中焦自足除邪氣利九竅辛香疏達則能辟穢通竅也益智慧耳目聰明不忘強志心氣通則精足神全矣倍力心氣盛則脾氣亦強而力生也久服輕身不老氣和之效

遠志氣味苦辛而芳香清烈無微不達故為心家氣分之藥心火能生脾土心氣盛則脾氣亦和故又能益中焦之氣也

龍膽味苦澀主骨間寒熱治肝邪犯腎之寒熱驚癇邪氣肝火犯心之邪續絕傷斂筋骨之氣定五藏斂藏中之氣殺蠱毒除熱結之氣久

服益智不忘。收斂心中之神氣 輕身耐老。熱邪去而正氣歸故有此效 藥之味澀者絕少龍膽之功皆在於澀此以味為主也澀者酸辛之變味兼金木之性者也故能清斂肝家之邪火人身惟肝火最橫能下挾腎中之遊火上引包絡之相火相持為害肝火清則諸火漸息而百體清甯矣

細辛。味辛溫。主欬逆。散肺經之風 頭痛腦動。散頭風 百節拘攣。風濕痹痛死肌。散筋骨肌肉之風 久服明目利九竅。散諸竅之風 輕身長年。風氣除則身健而壽矣 此以氣為治也凡藥香者皆能疏散風邪細辛氣盛而味烈其疏散之力更大且風必挾寒以來而又本熱而標寒細辛性溫又能驅逐寒氣其疏散上下之風邪能無微不入無處不到也

石斛。石斛其說不一出盧江六安者色青長二三寸如釵股世謂之金釵石斛折之有肉而實咀之有膩涎黏齒味甘淡此為最佳如市中長而黃色及枯槁無味者皆木斛也因近日無不誤用故附記於此 味甘平。主傷中。培脾土 除痹。治脾痹 下氣。使中氣不失守 補五藏虛勞。後天得養則五臟皆補也 羸瘦。長肌肉 強陰。補脾陰 久服厚腸胃。腸胃為中藏之府 輕身延年。補益後天之效 凡五味各有所屬甘味屬土然土實無味也故洪範論五行之味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皆即其物言之惟於土則日稼穡作甘不指土而指土之所生者可知土本無味也無味即為淡淡者五味之所從出即土之正味也故味之淡者皆屬土石斛味甘而實淡得土味之全故其功專補脾胃而又和平不偏也

蓍實。味苦平。主益氣。充肌膚。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亦能益人之正氣而強健也 明目。聰慧先知。蓍草神物揲之能前知蓋得天地之靈氣以生故亦能益人之神明也 久服不飢不老輕身。氣足神全故有此效 此因其物之所能以益人之能也昔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此草中之神物也服之則補人之神自能聰慧前知食肉者鄙不益信夫

黃連。味苦寒。主熱氣。除熱在氣分者 目痛眥傷淚出明目。除濕熱在上之病 腸澼腹痛下痢。除濕熱在中之病 婦人陰中腫痛。除濕熱在下之病 久服令人不忘。苦入心能補心也 苦味屬火其性皆熱此固常理黃連至苦而反至寒則得火之味與水之性者也故能除水火相亂之病水火相亂者濕熱是也凡藥能去濕者必增熱能除熱者必不能去濕惟黃連能以苦燥濕以寒除熱一舉兩得莫神於此 心屬火寒勝火則黃連宜為瀉心之藥而反能補心何也蓋苦為火之正味乃以味補之也若心家有邪火則此亦能瀉之而真火反得甯是瀉之即所以補之也 苦之極者其性反寒即內經亢害承制之義所謂火盛之極反兼水化也

黃耆。味甘微溫。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除肌肉中之熱毒 大風癩疾。去肌肉中之風毒 五痔鼠瘻。去肌肉中之濕毒 補虛。補脾胃之

虛小兒百病。（小兒當補後天後天者肌肉之本也　黃耆甘淡而溫得土之正味正性故其功專補脾胃味又微辛故能驅脾胃中諸邪其皮最厚故亦能補皮肉為外科生肌長肉之聖藥也）

肉蓯蓉（陶隱居云是馬精落地所生後有此種則蔓延者也）味甘。微溫。主五勞七傷。補中。（補諸精虛之證）除莖中寒熱痛。（莖中者精之道路也精虛則有此病補精則其病自已矣）養五臟。強陰。益精氣。多子。（五臟各有精精足則陰足而腎者又藏精之所也精足則多子矣）婦人癥瘕。（精充則邪氣消且鹹能軟堅也）久服輕身。（精足之功）

此以形質為治也蓯蓉象人之陰而滋潤黏膩故能治前陰諸疾而補精氣如地黃色質象血則補血也

防風。味甘。溫。主大風頭眩痛。惡風風邪。（風病無不治也）目盲無所見。（風在上竅也）風行周身。（風在體也）骨節疼痛。（風在筋骨也）煩滿。（風在上焦也）久服輕身。（風氣除則有此效）

凡藥之質輕而氣盛者皆屬風藥以風即天地之氣也但風之中人各有經絡而藥之受氣於天地亦各有專能故所治各不同於形質氣味細察而詳分之必有一定之理也防風治周身之風乃風藥之統領也

續斷。味苦。微溫。主傷寒。（苦溫能散寒）補不足。（補傷損之不足）金瘡癰傷。折跌。續筋骨。（肌肉筋骨有傷皆能治之）婦人乳難。（通滯之功）久服益氣力。（強筋骨也）

此以形為治續斷有肉有筋如人筋在肉中之象而色帶紫黑為肝腎之色故能補續筋骨又其性直下故亦能降氣以達下焦也

決明子。味鹹。平。主青盲。目淫膚赤白膜。眼赤痛淚出。（凡目病內外等證無所不治）久服益精光。（不但能治目邪而且能補目之精也）輕身。（皆鹹降清火之功火清則體健也）

決明生於秋得金氣之正其色極黃得金之色其功專於明目詳上扁青條內夫金之正色白而非黃但白為受色之地乃無色之色耳故凡物之屬金者往往借土之色以為色即五金亦以黃金為貴子肖其母也草木至秋感金氣則黃落故諸花實之中凡色黃而耐久者皆得金氣為多者也

丹參。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赤走心故能逐心腹之邪）腸鳴幽幽如走水。（心與脾不和則鳴）寒熱積聚。破癥除瘕。（赤走血凡血病凝結者無不治之）止煩滿。（心氣不舒）益氣。（益心氣）

此以色為治也赤走心心主血故丹參能走心以治血分之病又辛散而潤澤故能通利而滌邪也

五味子。味酸。溫。主益氣。（氣斂則益）欬逆上氣。（肺主氣肺氣斂則逆除而氣亦降也）勞傷羸瘦。補不足。（氣斂藏則病不侵而身強盛矣）強陰。（氣斂則歸陰）益男子精。（腎主收藏而精者腎之所藏者也故收斂之物無不益腎五味形又似腎故為補腎之要藥）

此以味為治也凡酸味皆斂而五味酸之極則斂之極極則不止於斂而且能藏矣

藏者冬之令屬腎故五味能補腎也

蛇床子。味苦平。主婦人陰中腫痛。男子陰痿。濕癢。皆下體濕毒之病除痹氣。利關節。除濕痰在筋骨之證癲癇。除濕痰在心之證惡瘡。亦濕毒所生久服輕身。濕去則身輕

蛇床生陰濕卑下之地而芬芳燥烈不受陰濕之氣故入於人身亦能於下焦濕氣所歸之處逐其邪而補其正也

沙參。味苦微寒。主血積。肺氣上逆之血驚氣。心火犯肺除寒熱。肺家失調之寒熱補中。肺主氣肺氣和則氣充而三焦實也益肺氣。色白體輕故入肺也久服利人。肺氣清和之效

肺主氣故肺家之藥氣勝者為多但氣勝之品必偏於燥而能滋肺者又膩滯而不清虛惟沙參為肺家氣分中理血之藥色白體輕疏通而不燥潤澤而不滯血阻於肺者非此不能清也

菌桂。味辛溫。主百病。言百病用之得宜皆有益也養精神。通達臟府益在內也和顏色。調暢血脈益在外也為諸藥先聘通使。辛香四達引藥以通經絡久服輕身不老。血脈通利之效面生光華媚好。常如童子。血和則潤澤也

寒氣之鬱結不舒者惟辛溫可以散之桂性溫補陽而香氣最烈則不專於補而又能驅逐陰邪凡陰氣所結能與藥相拒非此不能入也　人身有氣中之陽有血中之陽氣中之陽走而不守血中之陽守而不走凡藥之氣勝者往往補氣中之陽質勝者往往補血中之陽如附子煖血肉桂煖氣一定之理也然氣之陽勝則能動血血之陽勝則能益氣又相因之理也桂氣分藥也而其驗則見於血其義不曉然乎

松脂。味苦溫。主疽惡瘡。頭瘍。白禿疥瘙。除濕火所化之病風氣。香散風安五藏。補脂液除熱。性耐寒暑久服輕身不老延年。松多脂而壽故也

松之精氣在皮故其脂皆生於皮其質黏膩似濕而性極燥故凡濕熱之在皮膚者皆能治之凡癰疽瘡疥之疾皆皮膚濕火所鬱必腐肉傷皮流膿結痂而後愈松之皮日易月新脂從皮出全無傷損感其氣者即成膿脫痂而愈義取其象之肖也

槐實。味苦寒。主五內邪氣熱。清浮遊不歸根之火止涎唾。清肺經濕火補絕傷。陽明主機關此能滋養陽明也五痔火瘡。婦人乳瘕。皆陽明燥金之疾子藏急痛。亦陽明經脈之病

槐當秋而實得金之令色黃得金之色故其性體清肅乃手太陰手陽明之要藥也金衰則為火所侮凡有餘之火不能歸藏其宅必犯肺與大腸得此清肅之氣以助之則火不能傷而自歸其宅不治火而火自退此從本之治醫之良法也

柏實。味甘平。主驚悸。清心經之遊火所侵剋也 安五藏。滋潤之功 益氣。壯火食氣，火甯則氣益也 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燥濕平肝也 久服令人潤澤美色。耳目聰明。滋潤皮膚及諸竅 不飢不老。輕身延年。柏之性不假灌溉而能壽也

柏得天地堅剛之性以生，不與物變遷，經冬彌翠，故能甯心神斂心氣，而不為邪風遊火所侵剋也。人之生謂理之仁，仁藏於心；物之生機在於實，故實亦謂之仁。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

茯苓。古注茯苓皆云松脂入地所結，無苗葉花實。今之茯苓皆有蔓可種，疑古今有異同也 味甘平。主胸脅逆氣。憂恚。驚邪恐悸。心下結痛。寒熱煩滿。欬逆。皆脾虛不能化水，痰飲留結諸經之疾 口焦。舌乾。胸有飲則水下聚而津液不升 利小便。淡滲利水道 久服安魂養神。不飢延年。心脾和通之效

茯苓生山谷之中，得松柏之餘氣，其味極淡，故為調補脾陰之藥，義見石斛條下。凡人邪氣鬱結，津液不行，則為痰為飲；痰濃稠，為火之所結；飲清稀，為水之所停。故治痰則鹹以降之，治飲則淡以利之。若投以重劑，反拒而不相入，惟茯苓極輕淡，屬土，土勝水，能疏之滌之，令從膀胱以出，病漸去而不覺也。觀仲景豬苓湯、五苓散等方，義自見矣。

檗木。味苦寒。主五藏腸胃中結熱。黃疸。腸痔。止泄痢。女子漏下赤白。陰陽蝕瘡。皆陽明表裏上下所生濕熱之疾

黃檗極黃，得金之色，故能清熱。其味極苦，苦屬火，則又能燥濕。凡燥者未有不熱，而寒者未有不濕，惟黃柏於清熱之中而兼燥濕之效。蓋黃色屬金，陽明為燥金，故其治皆除陽明濕熱之疾，氣類相感也。

乾漆。味辛溫。主絕傷。補中。續筋骨。填髓腦。補續筋骨中之脂膏 安五藏。實藏中之脂膏 五緩六急。調和筋骨 風寒濕痺。漆得寒反堅，得濕反燥，故能除寒熱也 生漆去長蟲。生漆著人肌膚即腐爛，故亦能腐蟲 久服輕身耐老。漆入地不朽，其質耐久，故有此效

此以質為治。漆，樹脂也。凡草木之服最韌而不朽者，莫如漆。人身中非氣非血而能充養筋骨者，皆脂膏也。氣血皆有補法，而脂膏獨無補法，則以樹之脂膏力最厚者補之，而脂膏之中凡風寒濕熱之邪留而不去者，得其氣以相助，亦并能驅而滌之也。

辛夷。味辛溫。主五藏身體寒熱。清氣下陷之疾 風頭腦痛。升散風邪 面䵟。去皮毛之風滯 久服下氣。輕身明目。增年耐老。清氣上升則濁氣下降，而百體清甯，可永年矣

辛夷與眾木同植，必高於眾木而後已，其性專於向上，故能升達清氣。又得春氣之最先，故能疏達肝氣。又芳香清烈，能驅逐邪風。頭目之病，藥不能盡達，此為之引也。

桑上寄生。味苦平。主腰痛。得桑之氣，亦能助筋骨也 小兒背強。驅脊間風 癰腫。和血脉 安胎。胎亦寄母腹者也 充肌膚。堅髮齒。長鬚眉。養皮毛之血脉 其實主明目。桑性驅風，肝為風藏而開竅於目，風去則目明也 輕身通神。寄生乃感風露之氣以生，故服之亦有清虛之妙應

寄生乃桑之精氣所結，復生小樹於

枝間有子之象焉故能安胎其性與桑相近故亦能驅風養血其生不著土資天氣而不資地氣故能滋養血脉於空虛之地而取效更神也

杜仲味辛平主腰脊痛補中益精氣堅筋骨強志其質堅韌者其精氣必足故亦能堅定人身之筋骨氣血也除陰下癢濕補皮利濕小便餘瀝堅溺管之氣久服輕身耐老強健肢體　杜仲木之皮木皮之韌且厚者此為最故能補人之皮又其中有絲連屬不斷有筋之象焉故又能續筋骨因形以求理則其效可知矣

髮髲味苦溫主五癃關格不通利小便水道滑潤疏通之效療小兒癇大人痓仍自還神化滋養絡脉　髮為血之餘而經中所治之疾皆主通利經便之功何也蓋心與小腸為表裏心主血髮為血之餘則不能入心而能入小腸以小腸為心之出路也且髮亦毛類肺主皮毛而為水源故能利水非一定之理乎其治癇痓則瀉心家之痰飲及滋潤血脉之功也　金匱要畧方治小便閉淋用滑石亂髮知用藥悉遵本經者惟仲景一人而已

龍骨味甘平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純陽能制陰邪欬逆斂氣滌飲洩痢膿血女子漏下收濇之功癥瘕堅結龍性善入能穿破積滯小兒熱氣驚癇斂火安神齒主小兒大人驚癇癲疾狂走與骨同義但齒則屬腎屬骨皆主閉藏故於安神凝志之效尤多心下結氣不能喘息收降上焦遊行之逆氣諸痙心經痰飲殺精物義亦與骨同久服輕身通神明延年龍能飛勝變化且多壽故有此效　龍得天地純陽之氣以生藏時多見時少其性至動而能靜故其骨最黏濇能收斂正氣凡心神耗散腸胃滑脫之疾皆能已之陽之純者乃天地之正氣故在人身亦但斂正氣而不斂邪氣所以仲景於傷寒之邪氣未盡者亦用之後之醫者於斯義蓋未之審也　人身之神屬陽然神非若氣血之有形質可補瀉也故治神為最難龍者乘天地之元陽出入而變化不測乃天地之神也以神治神則氣類相感更佐以寒熱溫涼補瀉之法雖無形之病不難治矣　天地之陽氣有二一為元陽之陽一為陰陽之陽陰陽之陽分於太極既判之時以日月為升降而水火則其用也與陰為對待而不併於陰此天地並立之義也元陽之陽存於太極未判之時以寒暑為起伏而雷雨則其用也與陰為附麗而不離於陰此天包地之義也龍者正天地元陽之氣所生藏於水而不離乎水者也故春分陽氣上井泉冷龍用事而能飛秋分陽氣下井泉溫龍退蟄而能潛人身五藏屬陰而腎尤為陰中之至陰凡周身之水皆歸之故人之元陽藏焉是腎為藏水之藏而亦為藏火之藏也所以陰分之火動而不藏者亦用龍骨蓋借其氣以藏之必能自反其宅也非格物窮理之極者其孰能與於斯

麝香味辛溫主辟惡氣香氣盛則穢氣除殺鬼精物香能勝邪溫瘧香散邪風蠱毒香能殺蟲癇痓香通經絡去三蟲蟲皆濕穢之所生故亦能除之

久服。除邪。不夢寤魘寐。魘寐由心氣閉塞而成香氣通達則無此患此以氣為治麝喜食香草其香氣之精結於臍內為諸香之冠香者氣之正正氣盛則自能除邪辟穢也

牛黃。味苦平。主驚癇。通心化痰寒熱。熱盛狂痓。清心家之熱痰除邪逐鬼。心氣旺則邪氣自不能容也牛之精氣不能運於周身則成黃牛屬土故其色黃也凡治痰涎皆以補脾為主牛肉本能健脾化痰而黃之功尤速又黃必結於心下故又能入手少陰厥陰之分以驅邪滌飲而益其精氣也

白膠。味甘平。主傷中勞絕。腰痛羸瘦。皆骨節虛寒之證補中益氣。補血則中氣自足也婦人血閉無子。止痛安胎。補衝脈血海之功久服輕身延年。精足血滿故有此效鹿之精氣全在於角角本下連督脈鹿之角於諸獸為最大則鹿之督脈最盛可知故能補人身之督脈督脈為周身骨節之主腎主骨故又能補腎角之中皆實以血衝為血海故又能補衝脈衝督盛而腎氣強則諸效自臻矣

阿膠。味甘平。主心腹內崩。血脫之疾勞極洒洒如瘧狀。勞倦則脾傷而血虧此肝脾之寒熱故如瘧也腰腹痛。四肢酸疼。血枯之疾女子下血安胎。養血則血自止而胎安久服輕身益氣。補血則氣亦充阿井為濟水之伏流濟之源為流水自流水以至於阿井伏見不常若夏書所謂溢為滎出於陶邱北者皆伏流從下汎上者也阿井在陶邱北三百里泉雖流而不上汎尤為伏脈中之靜而沉者過此則其水皆上汎成川且與他泉水亂而不純矣故阿井之水較其旁諸水重十之一二不等人之血脈宜伏而不宜見宜沉而不宜浮以之成膠真止血調經之上藥也其必以驢皮煎者驢肉能動風肝為風藏而藏血乃借風藥以引入肝經也又凡皮皆能補脾脾為後天生血之本而統血故又為補血藥中之聖品

丹雄雞。味甘微溫。主女人崩中。漏下。赤白沃。補脾疏肝補虛溫中。止血。滋養血脈頭主殺鬼。雞得清肅之氣而頭為之會故能除鬼耶東門上者尤良。東門上者東門上所磔雞頭取陽方之生氣也肶胵裏黃皮。微寒。主泄利。雞食砂石亦能消化故治食積不化之洩利屎白主消渴。雞善食而不善飲其腸胃不能容水故主消渴傷寒寒熱。治傷寒有食邪之寒熱凡血肉之物鮮屬金者惟雞於十二支屬酉而身輕能飛其聲嘹亮於五音屬商乃得金氣之清虛者也五藏之氣木能疏土金能疏木雞屬金故能疏達肝氣本血肉之物故又能不剋伐而調養肝血也

石蜜。石蜜野蜂於崖間石隙中采花所作也疑古時未有養蜂之法則以崖蜜為上而土木中之蜜不用今人養蜂收蜜其法最良功同石蜜也味甘平。主心腹邪氣。養胃和中諸驚癇痓。定心平肝安五藏。諸不足。益氣補中。百花之精藏府經絡皆受益也止痛。甘能緩痛解毒。香能辟穢惡之毒除眾病。諸花之性俱全和百藥。

諸花之性俱全久服強志。輕身。不飢不老。精神充足故也

蜜者采百花之精華而成者也天地春和之氣皆發於草木草木之和氣皆發於花花之精英釀而為蜜和合衆性則不偏委去糟粕則不滯甘以養中香以理氣真養生之上品也但其性極和平於治疾則無速效耳凡天地之生氣皆正氣也天地之死氣皆邪氣也正則和平邪則有毒毒者敗正傷生之謂蜜本百花之蕊乃生氣之所聚生氣旺則死氣不能犯此解毒之義也

桑螵蛸。味鹹平。主傷中疝瘕。瘀血凝結中焦陰痿。益精生子。補益腎氣女子血閉。和通血脉腰痛。強腎之經通五淋。利小便水道。通腎之府

桑螵蛸桑上螳螂所生之子也螳螂於諸蟲中最有力而其子最繁則其腎之強可知人之有子皆本於腎以子補腎氣相從也桑性最能續傷和血螵蛸在桑者得桑之性故有養血逐瘀之功

藕實莖。一氣相通莖與實無異非若他藥之根實各殊也味甘平。主補中。味甘淡得中土之性養神。氣香而中虛益氣力。脾腎旺則氣血強除百疾。中和之性無偏雜之害也久服輕身耐老。不飢延年。和平之效

藕者水土之精也故能養脾腎之陰生水底污泥之中而無處不香無節不通故又能疏達脾腎之氣而滋其血脉濕而不滯香而不燥果中之聖品也

橘柚。味辛溫。主胸中瘕熱逆氣。開達上焦之氣利水穀。通利中焦之滯久服去臭。下氣通神。芳香辛烈自能辟穢邪而通正氣也

橘柚通體皆香而皮辛肉酸乃肝脾通氣之藥也故凡肝氣不舒尅賊脾土之疾皆能已之凡辛香之藥皆上升橘柚實酸酸主斂故又能降氣不專於散氣也

大棗。味甘平。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建立中氣則邪氣自除助十二經。平胃氣。十二經皆受津液於脾胃脾胃盛則十二經皆充也通九竅。補而不滯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周身血氣無不補也大驚。甘能緩急四肢重。脾虛則重旺則輕也和百藥。百藥氣味不齊而甘能調之久服輕身長年。皆補益後天之功

棗味甘而肉厚色赤得火之色土之味故能建立中焦溫養脾胃為後天之本萬物生於土土氣充盈諸經自皆受益矣

葡萄。味甘平。主筋骨濕痺。益氣倍力。強筋燥濕強志。肝藏魂令人肥健。耐飢忍風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皆培補肝脾之效可作酒。

此以形為治葡萄屈曲蔓延冬卷春舒與筋相似故能補益筋骨其實甘美得土之正味故又能滋養肌肉肝主筋脾主肉乃肝脾交補之藥也

雞頭實。味甘平。主濕痺。腰脊膝痛。下焦濕痿之疾補中。除暴疾。暴疾皆生於中氣不足中氣足則無此疾矣益精氣。強志。肝腎足則心氣亦盈也

令耳目聰明。充溢諸竅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脾腎兼旺則諸效自臻矣 雞頭生於水中而其實甘淡得土之正味乃脾腎之藥也脾惡濕而腎惡燥雞頭雖生水中而淡滲甘香則不傷於濕質黏味澀而又滑澤肥潤則不傷於燥凡脾腎之藥往往相反而此則相成故尤足貴也

中品

石硫黃。味酸溫。主婦人陰蝕。陰濕所生之疾惟陽燥之物能已之 疽痔惡血。亦下焦陰分之濕所生病也 堅筋骨。壯筋骨之陽氣 除頭禿。殺髮根濕氣所生之蟲 能化金銀銅鐵奇物。火尅金也 硫黃乃石中得火之精者也石屬陰而火屬陽寓至陽於至陰故能治陰分中寒濕之疾其氣旺而性暴故又能殺蟲而化諸金也

水銀。味辛寒。主疥瘻痂瘍白禿。殺皮膚中蝨。解皮毛中濕熱之毒蝨亦濕熱所生也 墮胎。至重能墜胎又胎氣始生肝氣養之金尅木則傷肝而胎墮也 除熱。殺金銀銅錫毒。得五金之精氣故能除其毒也 鎔化還復為丹。水銀出於丹砂中者為多故亦可鍊丹石金精得火變化不測鉛汞皆如此 久服神仙不死。以其不朽而能變化也 水銀五金之精也得五金之精氣而未成質鍊之亦能為金銀等物其所治皆皮膚熱毒之疾蓋肺屬金而主皮毛亦以氣相感也 丹家爐鼎之術以水銀與鉛為龍虎合鍊成丹服之則能長生久視飛昇羽化自參同契以後其說紛紛高明之士為所誤者不一而足夫水銀乃五金之精而未成金體者也凡金無不畏火惟水銀則百鍊如故以其未成金質中含水精故火不得而傷之其能點化為黃白者亦因藥物所鍊變其外貌非能真作金銀也今乃以其質之不朽欲借其氣以固形體真屬支離蓋人與萬物本為異體借物之氣以攻六邪理之所有借物之質以永性命理之所無術士好作聰明談天說易似屬可聽實則伏羲畫卦列聖繫辭何嘗有長生二字此乃假託大言以愚小智其人已死詭云尚在試其術者破家喪身未死則不悟既死則又不知歷世以來昧者接踵總由畏死貪生之念迫於中而反以自速其死耳悲夫

磁石。味辛寒。主周痺風濕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消。味辛則散風石性燥則除濕其治酸痛等疾者以其能堅筋骨中之正氣則邪氣自不能侵也 除大熱。寒除熱 煩滿。重降逆 及耳聾。腎火炎上則耳聾此能降火歸腎 凡五行之中各有五行所謂物物一太極也如金一行也銀色白屬肺金色赤屬心銅色黃屬脾鉛色青屬肝鐵色黑屬腎石也者金土之雜氣而得金之體為多何以驗之天文家言星者金之散氣而星隕即化為石則石之屬金無疑而石之中亦分五金焉磁石乃石中鐵之精也故與鐵同氣而能相吸鐵屬腎故磁石亦補腎腎主骨故磁石堅筋壯骨腎屬冬令主收藏故磁石能收斂正氣以拒邪氣知此理則凡藥皆可類推矣

陽起石。味鹹微溫。主崩中漏下。寒滑之病 破子藏中。血瘕結氣。寒熱腹痛無子。凡寒凝血滯之病皆能除之 陰痿不起補不足。強腎補陽益氣 陽起石得火不然得日而飛硫黃得日無焰得火而發皆為火之精而各不同蓋陽起石稟日之陽氣以成天上陽火之精也硫黃稟石之陽氣以成地上陰火之精也所以硫黃能益人身陰火之陽陽起石能益人身陽火之陽也五行各有陰陽亦可類推

乾薑。味辛溫。主胸滿。寒邪之在胸者則散之 欬逆上氣。辛能潤肺降逆 溫中止血。血得煖而歸經 出汗。辛能散逐寒氣使從汗出 逐風濕痺。治寒邪之在筋骨者 腸澼下痢。治寒邪之在腸胃者 生者尤良。辛散之品尤取其氣性之清烈也 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辛甚氣烈故能辟穢通陽 凡味厚之藥主守氣厚之藥主散乾薑氣味俱厚故散而能守夫散不全散守不全守則旋轉於經絡藏府之間驅寒除濕和血通氣所必然矣故性雖猛峻而不妨服食也

苦參。味苦寒。主心腹結氣。苦入心以散熱結之氣 癥瘕積聚。苦極則能洩 黃疸。寒能除鬱熱 溺有餘瀝。心通於小腸心火除則小腸鬱塞之氣通矣 逐水。小腸通則水去 除癰腫。諸瘡皆屬心火心火清則癰腫自去也 補中。內經云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即此義也 明目止淚。寒清肝火苦除肝濕 此以味為治也苦入心寒除火故苦參專治心經之火與黃連功用相近但黃連似去心藏之火為多苦參似去心府小腸之火為多則以黃連之氣味清而苦參之氣味濁也

當歸。味甘溫。主欬逆上氣。潤肺氣 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皆風寒在血中之病 婦人漏下絕子。榮血不足之病 諸惡瘡瘍金瘡。榮血火鬱及受傷之病 煮飲之。煮飲則能四達以行諸經入湯劑者為多入丸散者絕少故古人治病不但方不可苟即法亦不可易也 按血在經絡之中行不流息故凡用行血補血之藥當歸辛香而潤香則走脾潤則補血故能透入中焦榮氣之分而為補榮之聖藥 當歸為血家必用之藥而本經無一字及於補血養血者何也蓋氣無形可驟生血有形難速長凡通閉順氣和陰清火降逆生津去風利竅一切滋潤通和之品皆能令陰氣流通不使亢陽致害即所以生血也當歸辛芳溫潤兼此數長實為養血之要品惟著其血充之效則血之得所養不待言而可知此等當參全經而悟其理

麻黃。味苦溫。主中風傷寒頭痛溫瘧。發表出汗。去邪熱氣。凡風寒之在表者無所不治 止欬逆上氣。輕揚能散肺邪 除寒熱。散榮衛之外邪 破癥堅積聚。散藏府之內結 麻黃輕揚上達無氣無味乃氣味之最清者故能透出皮膚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積痰凝血之中凡藥力所不到之處此能無

微不至較之氣雖力厚者其力更大蓋出入於空虛之地則有形之氣血不得而禦之也

芍藥。味苦平。主邪氣腹痛。肝氣乘脾則痛斂肝氣則痛除除血痺。肝邪凝滯之病破堅積寒熱疝瘕。肝邪結聚之疾止痛。血和則痛止利小便。肝氣下達於宗筋故小便亦利益氣。肝氣斂則受益

芍藥花大而榮得春氣為盛而居百花之殿故能收拾肝氣使歸根反本不至以有餘肆暴犯肺傷脾乃養肝之聖藥也

玄參。味苦微寒。主腹中寒熱積聚。皆火氣凝結之疾女子產乳餘疾。產後血虧衝脈之火易動清血中之火則諸疾平矣補腎氣。令人目明。除陰分之火則頭目清明矣

玄參色黑屬腎而性寒故能除腎家浮遊上升之火但腎火有陽有陰陽火發於氣分火盛則傷氣內經所謂壯火食氣是也陰火發於血分火盛則傷血內經所謂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是也產後血脫則陰衰而火無所制又不可以寒涼折之氣血未寧又不能納峻補之劑惟玄參寧火而帶微補用之最為的當也

百合。味甘平。主邪氣腹脹心痛。肺氣不舒之疾利大小便。肺為水源補中。甘能補脾益氣。肺主氣補肺則氣益矣

此以形為治也百合色白而多瓣其形似肺始秋而花又得金氣之全者故為清補肺金之藥

白芷。味辛溫。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閉陰腫。風在下焦而兼濕熱之證寒熱。風在榮衞風頭侵目淚出。風在上竅長肌膚潤澤。可作面脂。風氣乾燥風去則肌肉生而潤澤矣

凡驅風之藥未有不枯耗精液者白芷極香能驅風燥濕其質又極滑潤能和利血脈而不枯耗用之則有利無害者也蓋古人用藥既知藥性之所長又度藥性之所短而後相人之氣血病之標本參合研求以定取舍故能有顯效而無隱害此學者之所當殫心也

黃芩。味苦平。主諸熱黃疸。大腸經中之鬱熱腸澼泄痢。大腸府中之鬱熱逐水。水在腸中者下血閉。血之在陽明者使從大便出惡瘡疽蝕火瘍。陽明主肌肉凡肌肉熱毒等病此皆除之

此以形色為治黃芩中空而色黃為大腸之藥故能除腸胃諸熱病黃色屬土屬脾大腸屬陽明燥金而黃芩之黃屬大腸何也蓋胃與大腸為出納水穀之道皆統於脾又金多借土之色以為色義詳決明條下相參益顯也

狗脊。味苦平。主腰背強。關機緩急。周痺。寒濕膝痛。凡邪氣之在骨節間者皆能治之頗利老人。老人精血衰則筋骨空隙中尤不能舒展故於此藥為尤宜也

此以形為治狗脊遍體生毛而多節頗似狗之脊諸獸之中惟狗狡捷而此藥似之故能入筋骨關機之際去其凝滯寒濕之氣而使之強健利捷也形同而性亦近物理蓋可推矣

紫草味苦寒主心腹邪氣(去心腹熱邪)五疸(濕熱在血中)補中益氣(清營家之熱則中焦和利)利九竅(諸竅不為邪熱所閉)通水道(心氣通於小腸)(紫草色紫而走心心主血又其性寒故能治血家之熱)

水萍味辛寒主暴熱(得水之氣故能除熱)身癢(濕熱在皮膚)下水氣(萍入水不濡故能滲水)勝酒(水氣盛則酒氣散矣)長鬚髮(益皮毛之血氣)主消渴(得水氣之助)久服輕身(亦如萍之輕也)(水萍生於水中而能出水上且其葉入水不濡是其性能敵水者也故凡水濕之病皆能治之其根不著土而上浮水面故又能益皮毛之疾)

澤蘭味苦微溫主乳婦內衄(清陽明經絡濕熱之邪)中風餘疾(氣溫體輕故能散餘風)大腹水腫身面四肢浮腫骨節中水(治統內外一切水病)金瘡癰腫瘡膿(亦皆濕毒之病)(澤蘭生於水中而芳香透達節實莖虛能於人經絡受濕之處分疏通利無所隔礙蓋其質陰而氣陽故能行乎人身之陰而發之於陽也)

牡丹味辛寒主寒熱中風瘈瘲痙驚癇邪氣(皆肝氣所發之疾)除癥堅瘀血留舍腸胃(色赤走血氣香能消散也)安五藏(五臟皆血氣所留止血氣和則無不利矣)療癰瘡(清血家之毒火)(牡丹為花中之王乃木氣之最榮澤者故能舒養肝氣和通經脈與芍藥功頗近但芍藥微主斂而牡丹微主散則以芍藥味勝牡丹氣勝味屬陰而氣屬陽也)

吳茱萸味辛溫主溫中下氣(風寒上逆)止痛(散寒濕之痛)欬逆寒熱(寒邪入肺)除溼血痹(辛能燥濕溫能行血也)逐風邪開腠理(辛香散風通竅)(吳茱萸味極辛辛屬金金平木故為驅逐肝風之要藥但肝風有二一為挾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

梔子味苦寒主五內邪氣(熱邪之氣)胃中熱氣(黃色入陽明性寒能清熱)面赤酒皰皶鼻白癩赤癩瘡瘍(此皆肌肉之病乃陽明之表證也)(梔子正黃亦得金色故為陽明之藥但其氣體輕虛走上而不走下故不入大腸而入胃胃在上焦故也胃家之蘊熱惟此為能除之又胃主肌肉肌肉有近筋骨者有近皮毛者梔子形開似肺肺主皮毛故專治肌肉熱毒之見於皮毛者也)

鹿茸味甘溫主漏下惡血(血中之陽不能固攝)寒熱(陽虛)驚癇(心火虧少)益氣強志(補血之功)生齒不老(補腎之效)角主惡瘡癰腫(祛血中之毒)逐邪惡氣(祛陰邪之氣)留血在陰中(陰絡之凝滯得熱而運行也)(鹿茸之中惟一點胚血不數日而即成角此血中有真陽一點通督脈貫腎水乃至靈至旺之物也)

故入於人身為峻補陽血之要藥又其物流動生發故又能逐瘀通血也餘義見白膠條下　鹿茸氣體全而未發洩故補陽益血之功多鹿角則透發已盡故拓毒消散之功勝先後遲速之間功效輒異非明乎造化之機者不能測也

犀角（犀有山犀水犀二種而水犀為妙）味苦寒。主百毒蠱疰（殺邪氣之蟲）邪鬼（靈氣辟邪）瘴氣（鬱熱之毒）殺鉤吻鴆羽蛇毒。除邪（一切草木蟲鳥之毒皆除之）不迷惑魘寐（解心經熱邪通心氣）

牛屬土而犀則居水水無獸惟犀能伏其中則其得水土之精可知凡物之毒者投水土則毒自化犀得水土之精故化毒之功為多而其角中虛有通靈之象故又能養心除邪也

伏翼味鹹平。主目瞑明目。夜視有精光（存養肝經陰氣之精）久服令人喜樂媚好無憂（肝氣和則樂）

凡有翼能飛之物夜則目盲伏翼又名天鼠即鼠類也故日出則目瞑而藏日入則目明而出乃得陰氣之精者也肝屬厥陰而開竅於目故資其氣以養肝血而濟目力感應之理也物有殊能必有殊氣皆可類推

蚱蟬（古人用蟬今人用蛻氣性亦相近）味鹹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皆小兒風熱之疾）

蚱蟬感涼風清露之氣以生身輕而聲嘹亮得金氣之發揚者也又脫落皮殼亦屬人身肺經之位故其性能清火驅風而散肺經之鬱氣若其質輕虛尤與小兒柔弱之體為宜也　蚱蟬日出有聲日入無聲止夜啼取其意也

白殭蠶味鹹。主小兒驚癇夜啼（風痰之病）去三蟲（風氣所生之蟲）滅黑䵟。令人面色好（能去皮膚風斑令潤澤）男子陰瘍病（下體風濕）

蠶食桑之蟲也桑能治風養血故其性亦相近殭蠶感風而殭凡風氣之疾皆能治之蓋借其氣以相感也　殭蠶因風以殭而反能治風者何也蓋邪之中人也有氣而無形穿經透絡愈久愈深以氣類相反之藥投之則拒而不入必得與之同類者和入諸藥使為鄉道則藥力至於病所而邪與藥相從藥性漸發邪或從毛空出或從二便出不能復留矣此即從治之法也風寒暑濕莫不皆然此神而明之之道不專恃正治奏功也

下品

附子味辛溫。主風寒咳逆邪氣（寒邪逆在上焦）溫中（除中焦之寒）金瘡（血肉得煖而合）破癥堅積聚血瘕（寒氣凝結血滯於中得熱乃行也）寒濕踒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此寒邪之在下焦筋骨間者）

凡有毒之藥性寒者少性熱者多寒性和緩熱性峻速入於血氣之中剛暴駁烈性發不支藏府嬌柔之物豈能無

害故須審慎用之但熱之有毒者速而易見而寒之有毒者緩而難察尤所當慎也

半夏。味辛平。主傷寒寒熱。寒熱之在肺胃間者心下堅。下氣。辛能開肺降逆咽喉腫痛頭眩。開降上焦之火胸脹咳逆腸鳴。氣降則通和故能愈諸疾止汗。澀斂肺氣

半夏色白而味辛故能為肺經燥濕之藥 肺屬金喜斂而不喜散蓋斂則肺葉垂而氣順散則肺葉張而氣逆半夏之辛與薑桂之辛迥別入喉則閉不能言塗金瘡則血不復出辛中帶澀故能疏而又能斂也又辛之斂與酸之斂不同酸則一主於斂辛則斂之中有發散之意尤與肺投合也

大黃。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閉。除血中熱結之滯寒熱。血中積滯之寒熱破癥瘕積聚。凡腹中邪氣之積無不除之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凡腹中飲食之積無不除之通利水穀調中化食。助腸胃運化之力安和五臟。邪積既去則正氣自和

大黃色正黃而氣香得土之正氣正色故專主脾胃之疾 凡香者無不燥而上升大黃極滋潤達下故能入腸胃之中攻滌其凝結之邪而使之下降乃驅逐停滯之良藥也

葶藶。味辛寒。主癥瘕積聚結氣。水飲所結之疾飲食寒熱。破堅逐邪。亦皆水氣之疾通利水道。肺氣降則水道自通

葶藶滑潤而香專瀉肺氣 肺為水源故能瀉肺即能瀉水凡積聚寒熱從水氣來者此藥主之 大黃之瀉從中焦始葶藶之瀉從上焦始故傷寒論中承氣湯用大黃而陷胸湯用葶藶也

旋覆花。味鹹溫。主結氣脇下滿驚悸。除中上二焦結閉之疾除水。鹹能潤下去五臟間寒熱。五臟留結不通所生之寒熱補中下氣。開下達皆鹹降之功

此以味為治凡草木之味鹹者絕少鹹皆治下鹹而能治上焦者尤少惟此味鹹而治上為中上二焦之藥鹹能輭堅故凡上中二焦凝滯堅結之疾皆能除之 凡體輕氣芳之藥往往能消寒熱蓋寒熱之疾無不因鬱遏而成內經云火鬱則發之輕芬之體能發散故寒熱除也

藜蘆。味辛寒。主蠱毒。味烈殺蟲咳逆洩痢腸澼。除濕熱之疾頭瘍疥瘙惡瘡。殺諸蟲毒。去死肌。皆殺蟲之功

凡有毒之藥皆得五行剛暴偏雜之性以成人身氣血乃天地中和之氣所結故服毒藥者往往受傷瘡疥等疾久而生蟲亦與人身氣血為類故人服之而有傷氣血者必能殺蟲惟用之得其法乃有利而無弊否則必至於兩傷不可不慎也 又毒之解毒各有所宜如燥毒之藥能去濕邪寒毒之藥能去火邪辨證施治神而明之非僅以毒攻毒四字可了其義也

白芨。味苦平。主癰腫惡瘡。敗疽傷陰。死肌。解毒生肌胃中邪氣。養胃驅邪賊風鬼擊。痱緩不收。和筋逐風

此以質為治白芨氣味冲

淡和平而體質滑潤又極黏膩入於筋骨之中能和柔滋養與正氣相調則微自退也

貫衆味苦微寒。主腹中邪熱氣。（寒能除熱）諸毒。（和熱之毒）殺三蟲。（濕熱所生之蟲）

貫衆生於山澗之中得天地清陰之氣故能除蘊熱濕穢之疾其體中虛而清芳故能解中焦之毒人身之蟲皆濕熱所生濕熱除則諸蟲自消也

連翹味苦平。主寒熱。（火氣所鬱之寒熱）鼠瘻瘰癧。癰腫惡瘡。癭瘤結熱。（皆肝經熱結之證）蠱毒。（濕熱之蟲）

凡藥之寒熱溫涼有歸氣分者有歸血分者大抵氣勝者治氣味勝者治血連翹之氣芳烈而性清涼故凡在氣分之鬱熱皆能已之又味兼苦辛應秋金之令故又能除肝家留滯之邪毒也

夏枯草味苦辛寒。主寒熱瘰癧鼠瘻頭瘡。（火氣所發）破癥散癭結氣。（火氣所結）脚腫濕痺。（濕熱之在下者）輕身。（濕火退則身健也）

此以物稟之氣候為治又一義也凡物皆生於春長於夏惟此草至夏而枯蓋其性稟純陰得少陽之氣勃然興發一交盛陽陰氣將盡即成熟枯槁故凡盛陽留結之病用此為治亦即枯滅此天地感應之妙理也凡藥之以時候榮枯為治者俱可類推

水蛭味鹹平。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瘕積聚。（諸敗血結滯之疾皆能除之）無子。（惡血留於子宮則難孕）利水道。（水蛭生於水中故也）

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氣者易治阻之久則無生氣而難治蓋血既離經與正氣全不相屬投之輕藥則拒而不納藥過峻又反能傷未敗之血故治之極難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遲緩善入遲緩則生血不傷善入則堅積易破借其力以攻積久之滯自有利而無害也

桃核仁味苦甘平。主瘀血。血閉瘕。邪氣。（凡血滯之疾皆除之）殺小蟲。（敗血所生之蟲）

桃得三月春和之氣以生而花色最鮮明似血故凡血鬱血結之疾不能調和暢達者此能入於其中而和之散之然其生血之功少而去瘀之功多者何也蓋桃核本非血類故不能有所補益若瘀血皆已敗之血非生氣不能流通桃之生氣皆在於仁而味苦又能開洩故能逐舊而不傷新也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終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憑醫者最可憑而亦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蓍策兩兆毫無依據而於事萬物之隱微變態既欲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証定方執之可致薑桂入口即熱芩連下咽知寒巴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之即愈已死之理澄有偏熱偏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之宜顛越輕重亦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擬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而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遽劇即歸咎於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於藥者病家者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眾訟紛紜遂至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一

定之論豈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按之良賤何由而定曰有之世故熟
形狀偉剿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交遊推奬則為名醫殺人而人不知也
知之亦不怨也反之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群歸之故醫道至乎
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之力所能
如此也晚村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為是
誰敢曰非況祗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
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
有盡而貫盜之害無窮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貫盜則
殺天下之人胥為盜也禍豈有窮哉余念民命之所關甚大因擇
其反理背道之尤者力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請正於明理之君子
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貫之人或遭謗讟亦所不
惜也

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洄溪徐大椿題

醫貫砭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明主字緊頂上文主字來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二方必先講明所以然之故徧閱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作為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闢口即闢內經此乃邪說之根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明明說君主則極尊之稱也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因心立論仍是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

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行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人因外感內傷而生疾病用草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以調其氣此乃極平常之理偏要說到四書六經談性談命傳道等語與疾病何涉即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人耳何嘗大言欺人耶老氏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色。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皆增指命門為言則古聖賢道統之傳並與心上毫無干涉祇是傳此腎中命門之誤而八味六味二方乃是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之補藥此等怪論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有小人之敗世至於此極而粗通文理之人觀之不但不怪且以此人為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之語與內經全不合也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內經何不言命門者君主之官也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既云小心何以無形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根結篇云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衛氣篇亦云命門者目也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啟玄注云命門者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經文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目為五臟六腑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瑩外照而啟閉隨時於門字義為切若腎中一點真陽而謂之門義亦不合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乃指腎旁小竅杜撰不倫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前段明明引過今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是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決瀆之官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火無形猶可水如何說無形且真字乃對假而言以三焦及此竅為真火

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耶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上行夾脊。至腦中為髓海。泌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泌者何物之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指臺樞營衛生會篇論中焦云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又云上焦亦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二十五度一周也經支鑿鑿皆指營氣而言今乃移作腎中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囈語也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無形之火前指三焦今又指命門故曰。是雖曰五臟之真。惟腎為根。腎為五臟之真何物為五臟之假耶褚齊賢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肺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兩岐也。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與命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待之義前後支離如此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膀胱與三焦鑿然兩府云膀胱無命門則三焦不化如何接續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將居主之官亦退而聽命於命門尚足當君主之稱耶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此所謂三字竟鑿然以內經亦以命門為主無忌憚已極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走馬燈中之物皆是死物所以惟特火氣衝突機關而動若五臟六府各有生氣豈專恃命門耶惟其視五臟六腑皆為死物所以後文別無治五臟六腑之方專恃一八味丸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根皆在此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此引莊子語亦與上文不接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養身補火已屬偏見況治病必視其病之所由生而一味補火豈不殺人乎夫既曰。立命門之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欲。而日夜戕賊此火。不節欲亦非專於戕賊此火倘以斲喪之人一概補陽又為殺人之術矣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治法多端原不是專用寒涼亦不是專於補火也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之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命門竟指為君火乃真千古之怪論

水中之火相依而水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有上越之病耶）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

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上文俱為八味作地步又恐遺卻六味此處忽然轉出水不足之論邪說害人其苦心亦如此所謂作偽心勞也）水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等証不得謂水之有餘若是水腫等證亦不得專於補火總是欺人之大言殺人之捷徑耳）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文理不接）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以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六淫未入之先專一用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槩用二方則非補主氣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氣體如何而後製方亦何得專用二方也）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命門既是太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水固屬腎而離火又屬心仍不關乎命門矣）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將命門為道統之自覺無恥耶）言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德也（假如孔子云參乎吾道是火孟子云吾善養吾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玄牝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太極是一團火有是理耶）為聖賢為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仙佛我不能知若全此火即為聖賢）

真乃千古之怪論宜其自稱為闡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為盡天下之病皆用八味而設便講出儒釋道三教之合一以見八味之不可不用此等亂道無一字連貫稍通文理之人見之宜無不知其狂悖即使其醫道果精見此等議論亦并其醫道而疑之乃世之號為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為真知性命之理因此益信其醫學之精而八味竟不但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嗚呼吾儕趙氏尤儕讀趙氏之書而崇信之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

陽火　金（太極圖中之白圈相傳無二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見有黑白二點為一陰一陽之象然後生出太極來則是易中該云易有兩儀是生太極矣太極圖可改）

○

◎　土（剗古聖之舊何一不可改乎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

陰水　木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為太極圖。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惟其未分所以為太極豈有未分之時為無極已分之時為太極太極已未則陰陽矣豈得為太極耶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既明陰陽則不可名太極矣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豈有分為陰陽而猶稱太極者性理之說猶不足與此等無知妄人辨吾恐世之讀之者偶不經意即為所惑貽誤不小也

兩腎俱屬水。左為陰水。右為陽水。

以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

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

陽水　相火　命　陰水　真水

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兩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極。

云兩旁俱是腎命門在中間雖非經旨而其言尚有影響至分左為陰水右為陽水又陰水為真水陽水為相火又左一黑圈為真水之穴右一白圈為相火之穴種種杜撰支離真屬譫語　按甲乙經脊骨十四椎下有命門穴臍下二寸亦有命門穴此穴名也非真有物如小心者在脊骨之內為太極也若穴而必有物可指將周身七百二十穴竟有七百二十如小心者耶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節。自下數上。則為七節。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此句出素問刺禁論云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王註云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乃指心包言似得小字之意按靈樞邪客篇論云心者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可知心藏於內必有出入之處則有脂膜結聚於包絡之間形如小心似有此理鍼者中之即有害故在刺禁之列並非表明小心即命門為十二經之主也豈可因此刺禁中偶及之語遂以一部內經專為小心立論而天下之病專治小心則無不愈乎即晚村亦辨之云曰父母曰小心尊卑自見趙氏單摘此句是欲以小心為父母之主也恐與經旨不合此晚村一隙之明也

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為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為訓。與醫何干而先生獨外心

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仔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爲無用哉。盍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爲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爲主。至於棲真養息。而爲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云元陽爲君身心是皇極殿腎是乾清宮是君身在皇極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彰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到腎則有腎火而無心火有心火之時腎惟一團陰頑之氣有腎火之時心遂爲空空蕩蕩之物向也以命門爲主今又以命門之君主即心之君主心之君主即命門之君主而心與命門皆是空罣皆非君主前後背謬真乃隨口亂道非其人有失心之疾者斷不至如此猖狂也晚村批云此段語甚活大抵呂氏之心先死也

呂氏評曰。自許學士開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通治各病四字何等不通病是何物而可通治耶

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闡快當親切處有前此所未及者。真立齋之功臣矣。蘇氏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正此之謂也其顧病機傳變。輾轉相因。治法逆從淺深異用。趙氏所言。皆窮源反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各病有各病之本原各病有各病之偏弊然以之若一概用八味一方則正大亂之道矣治啟證則神效。啟證亦有補瀉寒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槩用八味則八味真是起死之金丹矣而以治初病則多疎。蓋緣主張太過。立言不能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識其指歸。以明生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相因異用之故。斯爲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以爲高則鹵莽滅裂。夭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也。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之盡爲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量彼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理。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乾元。乃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四物湯本爲補血而設謂不得專用則可謂不用則

不可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昏暈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形生出有形。血驟脫者氣亦隨之而脫勢極危殆故用補氣之藥以固之使不全脫然後漸用補血之品以塡之生之非謂一時之氣即能生血也即氣固之後仍當大補其血而以氣藥佐之亦非專補氣也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恕引老子語甚覺無謂不倫生死消長。陰陽之常度。豈人所能損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遇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戒心之備。血脫之後已陰大虧尚欲抑之必使全然無陰而後已耶且既欲抑之又何必補氣以生之蓋扶陽抑陰又是一義非補氣不補血之謂若云聖人扶氣抑血成何語耶總之此人心理已絕凡所引證皆全然不思隨口亂道本無足責所恨者崇信之人耳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現在血脫而將死此時救之不暇便欲防其血太盛而成他病耶神農嘗藥。按陰陽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殊。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神農本草上品藥中寒熱相半內經論司氣勝復宜寒宜熱亦相半歷古以來所傳養生方中寒熱溫涼亦間雜互用此有目所共見乃敢肆然曰一應苦寒俱不用此眞喪心之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只載溫熱諸品其餘俱編入毒藥條內禁用可也要之服藥原是治病無病本不必服藥內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毒藥攻邪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皆有毒故古人謂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則以藥救之且內經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何等明白乃不問病之何因而一槩禁寒用熱能不十殺其五耶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服藥原為治病而設並非藉以生長氣血也

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轉否為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萹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于九地之下。此東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動筆便自相背謬據云地天為泰天地為否則宜乎陽降而陰升矣乃反欲升陽而降陰是欲反泰為否也據云瞿麥萹蓄降濁降陰於九天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種種背謬總是慣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如此須知轉否為泰何等關係而僅以升柴瞿扁當之本無是理且

補中益氣湯不過因胃陽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必著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時為歷元也。將千古聖人不易之論竟決然斷定指為無稽之談爾知上古甲子確是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憑誰為可憑者即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傷心之疾者也內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歷。選擇已定。竟將千古陰陽家言及選擇祿命占候等書一味抹殺翻覺痛快細思之不能不啞然失笑也可信乎。不可信乎。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曰秉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哺。而陰始生。如此說則小兒止有命門並無左腎直待乳哺足方生出左腎來蓋純陽無陰者謂小兒正當發生之時乘初陽之氣生氣極旺猶如四時之春陽氣方張不必更助其陽非謂其體中全無陰氣也何得杜合是以男子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要扶陰抑陽總是隨口亂道況縱欲者多。節欲者少。故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補血亦有時必用何以必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專要放出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詎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陽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五行乃陰陽所分豈有水火反為陰陽之根者蓋觀之天地間。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禀行。夜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曰陰

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為陰火為陽又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又曰陰陽者氣血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其言陰陽也詳而且明故五臟合言之則心肝陽而腎肺陰分言之則五臟各有陰陽惟腎有兩則左屬水而為陰右屬火而為陽人之元氣藏於腎中腎之陰陽必宜保護不宜戕賊比諸臟尤為重何等明白乃紛成真假無形有形根源太極等語其說愈微妙愈俚鄙荒唐意在欺世實自欺耳人身心肝脾肺腎五行具存而所以運行五臟六腑之間者何物乎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亦二十五度行陽行陰內經指榮衛言辨見前而其根則原於先天太極之真此所以為真也一屬有形俱為後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由以生也如此說則八味六味之能補真陽真陰竟是補太極矣嗟乎五藏六腑孰非有形之體草根木皮亦孰非有形之物不過氣性各殊借以補偏救弊耳何必過高其論自投魔境乎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發躁口渴舌燥非陽證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寒之證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即愈此亦有不可汗者凡此皆因真氣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真陰盛格陽陽盛格陰此病變之不同何得指假陽者不足而為真氣不固此亦專欲為用八味地步耳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此假字又與前真字不對前所云真者謂先天真元之氣非後天及諸臟之氣耳此乃以陰盛似陽陽盛似陰之證對真而言則前所云真乃指熱為實熱寒為實寒也不荒謬之甚乎總之真字本不通之至一身之中原無所謂假陰假陽也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扞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五行論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

形（有雷即有雷何謂無形）而有聲。不比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驚蟄以後龍已漸升何待五月欲遷就己說遂不顧義理如此）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下伏。（然則冬至以前一陽未生水底終日寒冷龍竟日日在天上耶豈非笑談）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耳。平日不能節欲。以至命門火衰。腎中陰盛。（不節慾有傷陰者有傷陽者何得專指為火衰若云陰盛則精脫者必陰虛豈有陰反盛者耶）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煩熱咳嗽明係陰虛溫腎藥豈可亂投）從其性而引之歸元。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滋陰以治虛火苦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火光。（此金氣非火光也）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耀發見於外。入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也。（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凡咳嗽聲啞而熱氣閉肺痿肺癰吐血消渴種種火證皆是肺火之證而乃遺卻何故）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既曰肺火何以又曰肺虛）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　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也。（水銀乃未成之金也何得指之為水）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巽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巽木入坎水乃是井卦之象豈木中之水耶然則凡井中之水皆木中之脂膏耶欲欺人而又不深思遂亂道如此）人身足下有湧泉穴。（湧泉屬腎何以指為木中之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皮膚之內亦非木中之水）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為太極耳。（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連貫否醉生夢死之人談理談性本不足與辨許無恥已極為可厭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

中風之疾。愚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必兼風。明明說是中風乃非但云不盡是風并云不必兼風當時聖人何不竟云純虛之證反將五百年間出之病立為名號使人因名責實竟作風病治誤人不淺即譬如論中暑病而曰不必兼暑中寒病而曰不必兼寒即有之亦五百年間出之事豈成說話乎蓋真中風則專以風治類中風則病各有因視其所感何因而分別治之何等明白穩當要其意專欲以八味六味二方治此病則不得不先以此病為純虛之證也是何肺腸河間東垣治中風。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既名中風又專治本而不治風則是本原虛弱之病不是中風矣劉李之書具在雖各有所偏並無專治本不治風之說豈可誣之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為主。自後醫書雜出。使後學狐疑不決。陰虛用六味陽虛用八味自古並無以此二方治中風者何嘗醫書雜出之後始不專用二方耶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為主。左右一定之位何嘗以男女而別蓋左屬陽而右屬陰男陽女陰故病亦分屬然亦非盡如此者若以此為一定之病則男子患右女子患左者又何說耶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畧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即麻黃桂枝之變方也。此又亂道直中風寒四字已屬不接冬月二字又是增出金匱第五篇載此方於中風歷節條下乃風痺風痱之風與麻黃桂枝治傷寒傷風者何涉且方下註云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何等明白曾不一見耶其間隨六經之形證。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中風之證雖亦有各經之殊然亦不過有一二現證豈如傷寒之鑿鑿可分者加減法皆後人所疑非金匱原方所有也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無汗不得用白虎何得反用石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有汗不可更發何得反用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子乾薑甘草。少陽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證。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湯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係六經有餘之表證。須從汗解。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

有之。既云邪之所湊邪非外感而何則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黄 人參 黄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專主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傷寒從來無人以中寒併為一病者即同一傷寒亦有傷風傷寒之不同況本屬兩病耶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達陶節菴六書。吳綏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二書却是自開簡便門戶不足以明仲景仲景書細讀本自了然也發予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亂。此中寒其意蓋指直中陰經之傷寒言若雜症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非直中也乃寒邪太盛入於肌膚血脉或內達臟腑陽氣為寒氣所束不能和通現種種畏寒等症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冒之至重者其法以溫中散寒為主亦不得概用辛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立死矣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不入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三陽皆是表症獨以太陽為表何若在他經則無此證矣。三陽亦有兼證脉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黄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汗雖出而熱仍不已故用桂枝湯和其榮衛仍令微微出汗而解此謂之正汗但不若麻黄之發汗為稍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反為止汗之藥即風將何從出耶若無頭疼惡寒。脉又不浮。此為表證罷而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脉不浮不沈在乎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脉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脉弦而數。少陽脉也。其證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

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沈。沈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沈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臥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沈遲無力。此為陰證。上文說三陽經證。此處便當接三陰傳變之證。乃不竟其說。反以直中陰經之證當之。何也。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直中陰經固宜用辛熱之品。而陽經傳入三陰之證。其間熱極宜涼者固多。如上文諸寒證亦復不少。即下文理中薑附等湯。皆仲景治陽經傳入陰經之方。未嘗為直中陰經設也。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後入臟腑。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證。傳入三陰。亦非盡熱證矣。其人必素有火者。有火之人。卒遇大寒。何嘗無中寒之病。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人必無火者。無火之人。熱邪入裏。何嘗無極熱之證。若如此則仲景當時著傷寒論。不太細細分別。祗明其人之素體。而寒熱立辨矣。豈非讕語耶。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耶。此則以傳經為陽證。直中為陰證。至則置而不傳經之三陰證。論豈傳經即直中耶。抑三陰宜溫之證亦陽證耶。蒙混已極。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桂枝湯中薑棗為至要之品。成無己註云。以甘緩之。以辛散之。卒散開卷第一方。而五味之中。遺去二味。何耶。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葱白　生薑　桂枝　麻黃　甘草　大棗　古時芍藥赤白不分。而傷寒方亦從無用赤芍者。彼之改白為赤者。蓋俗醫每以白芍為收斂之品。不宜用於疏表之方也。然則桂枝湯亦用赤芍耶。湯中並無葱白。傷寒論中惟少陰經中白通湯等三四方。溫散腎邪用之。與陽明無涉也。葛根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如有惡寒。證本方加麻黃。惡風加桂枝。如正陽明腑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正陽明腑病是胃家實也。承氣湯主之。仲景論之甚明。若白虎則治陽明經汗出煩渴之證。與腑病迥別。此最大關節。經文鑿鑿。誤治立死矣。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　柴胡　黃芩　甘草　小柴胡只載三味。遺去人參半夏薑棗四味。全不成方。最為怪誕。蓋小柴胡之得名。專以有人參也。用大黃則為大柴胡矣。今去人參。已失原方之義。況并去半夏之辛散以治煩嘔。去薑棗之甘辛以和榮衛。而只此三味。何以治少陽諸證耶。此經無出入

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惡寒則病尚在表。大黃豈可輕用。惟往來寒熱。則可用耳。兼表兼下。

大柴胡湯　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大柴胡本無人參。偏加入人參。小柴胡原有人參。偏去人參。變亂古方。是何肺腸。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省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此又蒙混之極者。白虎湯治陽明外熱之證。只有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四味。至煩渴甚者。用白虎加人參湯。又是一方。至於人參竹葉同用。又是竹葉石膏湯中之藥。俱不得竟指為白虎湯也。至以糯易粳。尤為不典。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此又大誤害人者。太陰病皆屬寒邪。傷寒太陰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即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尤悖。此第一大關節也。乃以此為太陰之藥。豈不誤極。蓋小承氣乃陽明正藥。正與太陰相反。況太陰病豈有汗後潮熱狂言等語。真乃自得狂疾。發此狂談也。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譫語。太陰無用承氣法。辨在前。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少陰無日晡發熱之證。日晡發熱者。陽明也。脈沈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此是邪熱漸深。至於少陰。壅遏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急下之法。四逆諸品。何能愈之。故成無己云。邪在三陽。則手足熱。在太陰。則手足溫。在少陰。則熱漸深。手足逆而不溫也。用四逆散以散傳經之熱。此為正解。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證則上過乎肘。下過乎膝。以此為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臨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抄錄古方。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本非聖經。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歷古無人敢易一字。而錯誤如此。則後人以訛傳訛。全失製方之義。為害不小矣。

一切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痢。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即真陰證。非從陽經

傳來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此又亂道之至者發熱二句傷寒論開卷即載乃指傷寒傷風而言人人皆見何嘗以無熱句為陰證即無熱惡寒乃太陽經宜麻黃湯發汗之證四逆湯乃太陰少陰經宜溫裏之證遠隔三四經將治宜四逆湯連屬上文治正相反一投即斃可恨極矣腹滿腹痛。皆是陰證。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此又殺人之術也仲景治太陰條中云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主之此乃傳經熱邪陷入太陰故兼表兼下若以之治直中純寒之證而用大黃則寒邪益陷而下脫其危可立待也若自利腹痛。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予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陽不明。而殺人亦多矣。此又隨口亂道矣豈有仲景不知內傷東垣不知陰虛之理至真陰真陽之論此乃薛氏自創之邪說已前諸公豈能預料後世有創造邪說之人而先講明之耶蓋仲景論傷寒則說傷寒中何得以內傷立論東垣論內傷則說內傷內傷中何得以陰虛立論丹溪論陰虛則說陰虛陰虛中何得以真假立論彼所謂真者指腎中之陰陽也然謂五臟各有陰陽則可謂腎為真餘為假則不可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明明云邪之所湊乃云非外感則邪是何邪湊將安湊耶若五百年間出之間則是千中無一直云內傷中無傷寒可矣何又又入傷寒條內耶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發熱等證。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東垣原指內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治並非以為內傷多指天下之傷寒皆內傷也引書失旨自誤誤人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為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以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查東垣脾胃論調中益氣條下並無此等加減法不知出於何書當時方法之亂原自東垣啟其端然尚不至如此之甚總之治病必求其本一病自有一方自然隨手皆效必立一方以治盡天下之病闢簡便之路為下愚立法則必自陷於下愚之境蓋醫者人命所關固至難極重之事原不可令下愚之人為之也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陽虛發熱從來所無經云陽虛生外寒未聞陽虛反發熱者若陽虛外越之證則又是一類正與補中益氣治法相反投升柴即死也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傷寒桂枝麻黃二證俱在豈有陰虛發熱而類此者真怪談也反不論及。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發

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法已窮。奈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虛發熱者。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燥。與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若係有外邪者服六味未必即死而病必無愈期余見此等誤治而遷延以死者不可勝計所以痛心疾首而批此書若其偶愈者則必其邪氣甚微兼有浮火之人耳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即於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嚥即愈。此陽虛之證附桂原不禁用但或邪氣未盡則熟地五味萸肉俱能留邪為害也且舉傷寒口渴一證言之。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芩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證乎。口渴宜下有二證一則熱邪在陽明一則熱邪傳少陰下之所以驅邪使出也若以熟地萸肉補之斂之安有不死者況六味為腎經滋補之藥當邪火未入少陰之時反引入少陰使邪氣斂藏而無出路從此之後雖小疾亦無愈期而多變證矣近日庸醫凡遇有邪而用此藥者以後百藥不效不咎其用六味之害反以為曾用過六味而猶不效真絕證也嗚呼傷哉既成躁實堅之證。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譫語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八味湯即仲景之方也去桂附而為六味諒亦可深思而得之乃計不出此而造承氣之霸術又自知此方之為害造大柴胡代之仍就不離大黃等峻藥其譏仲景之愚昧誤人如此嗚呼下愚之無忌憚至於此極真病狂之人本不足與辨所以辨者為天下有一隙之明者亦為所惑而不察也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况不愈者十之八九哉。又一六味者不知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果係傷寒亦不旋踵耳况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證口渴煩躁。與傷寒無異。云與傷寒無異則實非傷寒矣前後背謬如此彼之承氣者。不過因亢則害。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真陰之氣如何承夢話也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頃刻為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如果腎虛之證則絕不是傷寒仲景從未嘗以承氣治虛勞如係傷寒則仲景當日用承氣亦不一矣竟無一生者耶慎之慎之。吾為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陽虛者最懼越上為害反用升柴以提之乃速之死也東垣製此方為胃陽下陷而設非泛指陽虛也如此誤解即

東垣亦不顧目於地下矣真知其為陽虛真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真知其為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如有邪不得用真知其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有邪亦不得用其閒有似陰似陽之假證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少誤。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前此之說不辨邪之有無已屬糊塗此處直云不可攻邪竟不論何經傷寒只將六味八味二方大劑與服使熟地桂枝等發汗而愈將仲景當日一片苦心千年奉為章程者一齊抹却下愚之無忌憚至此而極可悲也夫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養奸秦盜仁政然乎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此傷哉仲景殺無赦矣

呂氏曰。正氣得力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此等絕滅天理之談

獨有會心贊嘆如此其肺腸亦不可問矣

溫病論

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枯矣。溫病非少陰之證且渴者多屬陽明何以知其必腎乾也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溫是天氣非指人之本體也如此說將無火之人入春便變為寒病耶是何等人一定生何等病矣自冬至三四月。歷時既久。火為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從無外感之邪藏於腎中半年而發者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而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為發生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感冒也。明明說是冬時觸冒寒氣又云非有感冒何前後矛盾也海藏謂新邪換出舊邪。非也。換字何等不通若復有所感。表又當惡寒矣。予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涼之藥舒其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柴胡為少陽疏散之藥加入腎經滋補藥中將引六味入少陽耶將并柴胡納入少陰耶製方之義已絕彼曾賊人參不可入六味中乃柴胡反可入六味真喪心之談也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冬時傷寒者。亦是鬱火證。既是傷寒何云鬱火若其人無火。則為直中矣。有火者變為溫病無火者便是直中天下竟無傳經正傷寒矣且直中是至險之證豈可派定無火人必患此耶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而臟腑。傷寒無不由皮毛入者豈必有火之人為然今人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為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為熱。又何為而能變熱耶。

不知即是本身之火。為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即土鬱奪之。小柴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支離多歧。傷寒傳經之說。自內經熱論及仲景傷寒論諸書相傳以來數千年。守之不變。淺學不能全窺。少有所誤。非殺人即寡效。然無有能出範圍者。今乃敢肆然以為無傳經六經等法。且譏訕古聖以為支離多歧。此天理絕滅之談。原無足辨。但恐世之崇信者終無悟日。故又不能已於言也。凡雜證有發熱者。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脇痛口苦等證。何必拘為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雜證原不必守定傷寒法。但傷寒諸方加減出入。雜證所不能外。惟六味則斷斷無治雜感之理也。余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亦鬱增出。其餘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鬱火另是一證。非傷寒類也。此二語專為欲用逍遙散而設。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如此亂道。不知是何等之人。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之理二字何等文理。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與濕何涉。中外相薄。寒盛熱生。寒極生熱。故為寒盛熱生。便不接。故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則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為鬱火者。不為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此係造內經文怪異之極者。內經熱論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帝曰。願聞其狀。下文岐伯即以傷寒傳經及兩感病狀分別言之。明白詳悉。何嘗有外疑內鬱等語。係造經文。無忌憚已極。至云傳而為熱。尤不懂人事。蓋傷寒第一日在太陽。即已發熱。不必傳也。故本經名為熱論。今改則字為傳字。彼固不知寒之何以為熱。所以生支造出有火無火等邪說也。

鬱病論

內經云。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啟玄舊文。故多誤。無稽之談。隨口而出。可怪。予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自古從無一法可代幾法者。若爾此書何止可代五法。直以六味八味代盡自古以來萬病萬法也。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在木中則非空中矣。不特此也。

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然則非五鬱乃一鬱也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
其木鬱則諸鬱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遙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人身之膽木乃甲木少
陽之氣何以只是膽不是肝氣尚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何以鬱必由寒風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
伸不能上伸則下尅脾土而金水併病矣何以一病併皆病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即暢達蓋木喜風肝為風藏最惡者風反云
喜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荷辛而溫者柴胡薄荷
正驅風之藥非即風也直乃亂道惟辛也故能發散溫也故入少陽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金丸止黃
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燥黃連獨非寒藥乎且肝最畏燥者以風為燥氣又燥能傷血也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
肝以平木同氣相求如何反能平之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
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
此處又要生木前後顛倒如此倘生木而心火又旺銷鑠肺金左金又無用矣其意專為要用六味而鬱證六味斷斷難下所以立出生木一法來則六味又為必用之方作偽心勞亦可憐也逍遙散
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子者雨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尅脾土且
土亦滋潤無燥熇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必牽連說下方可一法代五法否則又要立一方矣豈惟是哉推
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胸痛胠脇痛小腹脹悶頭
暈盜汗黃疸瘟疫疝氣飧泄等證皆對證之方也一法可代諸雜病法推而至於傷風傷寒傷濕除直中凡外感者
俱作鬱看一法可代傷寒諸法余所謂不但一法可代五法凡天下萬病萬法俱可代者誠然哉誠然哉嗟乎古人治病不但病名之異者各有治法即一病之中亦千頭萬緒種種各別乃竟以一方
了之真傷心病狂之人也以逍遙散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四逆散羗活湯大同小異然不若此方之響應
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所謂神明變通者總用六味也倘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
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證鬱病本無此等似熱實寒之證其所以又轉此語者專為要用八味也此方不宜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如

陽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從逆。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古方逍遙散　柴胡　薄荷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神

呂氏曰。六味加柴芍。亦左歸法也。合逍遙散。謂腎肝同治。但左歸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為不同。（二方同用萬無此理薛氏本庸醫之首經此二人一表章无誤人無盡矣）

呂氏又曰。以加味逍遙散。六味丸。治鬱。自薛長洲始也。（邪說之宗）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芎藭。即逍遙之歸芍也。越鞠之蒼朮。即逍遙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麯。即逍遙之陳皮也。越鞠之香附。即逍遙之柴胡也。越鞠之梔子。即逍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逍遙則和矣。越鞠燥。而逍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亦從古作述之文。凡如東垣之補中益氣。比枳朮萬全無弊矣。然豈可謂枳朮之謬。而禁不用哉。（此段議論不但明末庸醫之技量盡見而呂氏之分毫不曉亦和盤托出矣古人治病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藥一藥有一藥之性一藥增損方名即別七情六淫各有專治譬如父子夫婦有天生者有配合者分毫不可假借肉桂不容易以附子黃連何得易以石膏此醫道之所以難也今云此藥即可當某藥倘有人曰某人即我之父也某人即我之夫也人盡以為亂倫矣為此說者於古人治病之法立方之義用藥之妙何嘗夢見哉）

醫貫砭卷上終

醫貫砭卷下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論血證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寒氣致病亦間有之偏要以此為主是何肺腸）何也蓋寒傷營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咳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皆寒淫之驗也（以上數語熱極之病何嘗無之一誤則立斃矣）醫者不詳審其證便以為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死日迫矣余嘗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而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此二語出靈樞營衛生會論專為汗血一類故脫血之人不可再發其汗汗多之人不可再去其血乃反引為脫血者必要出汗之證其顛倒至於此極而呂氏偏以至理二字贊之癡人說夢深信不疑真可憐也）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麥冬　桂枝　當歸　甘草　黃耆　白芍　五味子（此方出東垣蘭室秘藏治吐血門寒鬱為火而得吐血證者仍從表散原有此理但亦須有先後次序即使一方之中欲兼顧本原亦須擇其兩不相礙古人曾有合用者用之始不害製方之義乃散者斂者寒者熱者上者下者輕者重者表者裏者燥者潤者一齊并用將使此劑何所適從哉蓋藥味既亂生人固難殺人亦不易服之或不至於死而竟愈亦間有之但古聖立方原有定法最為嚴謹至唐人專重藥性規矩畧寬然古法仍不甚失至宋末猶有存者自東垣出而法度乃遂蕩然特功夫頗深自成一家推崇已久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沈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

客曰吐血可用辛熱為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復有真陰真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氣血盡之矣（誰則云然）豈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乎（陰陽屬二氣水火屬五行豈有二氣反根五行者）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陰陽二氣內經言之不一謂之氣自然無形謂之水火則有形矣乃又云無形之水火故作元妙之談以欺世其實只見其支離耳）惟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日月未嘗無形

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為主。然此無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極為之主宰。（將辛熱之藥補太極恐尚遠涉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寄於兩腎中間。故曰（雖亂道如此）五臟之中。惟腎為真。（餘臟皆假有是理乎）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 又問曰。真陰真陽與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為血。而不知血之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從未聞有真水盛而得病者火無附而升理之所有水亦無附而升非笑談乎水之為物何必有附也）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陰真陽為要也。 薛立齋遇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證。遇勞即發。余意此勞傷肺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服之而愈。 呂氏云。此證令人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勞傷肺氣吐血用歸脾湯間或有之但斷斷不用補中益氣耳况補中益氣湯中門冬五味熟地與升柴同用惟薛氏效法東垣者有之於古人製方之義全失謬種流傳至趙氏等而極真堪痛心者也或云既如此不通何以服之有效蓋製方與選藥原屬二道苟其藥不盡與病相反一味合宜即有小效但藥是而不成方或不能速愈或不能全愈或愈而有弊耳非謂製方無法人參竟不補附子竟不熱也惟急證危證大證奇證緊要關頭而製方有乖則徒有害而無益學者豈可因其有小效而遂奉為章程耶且安知無陰受其害而不覺者亦安知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論八味丸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證。

熟地 山藥 山萸 丹皮 茯苓 澤瀉 肉桂 附子（按八味載於仲景金匱要畧中凡五見一見於第五篇云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再見於第六篇云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三見於篇十二篇云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腎氣丸主之四見於第十三篇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腎氣丸主之五見於第廿二篇云婦人轉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則愈腎氣丸主之觀此五條皆瀉少腹膀胱寒濕之疾為多蓋腎者水藏凡水病皆歸之故用茯苓澤瀉山藥等利水之藥而腎虛恐燥故又用熟地萸肉等滋斂之藥又水為寒邪故用附桂等助陽通痺之藥相濟而相成總以通腎氣利小便為主此八味之正義也孰知趙氏竟以之為補先天真水并能補太極之方不但仲

景之所不料。即自古造方者亦不料也。又按古法只有乾地黃生地黃。並無熟地黃。熟地黃乃後人製法。以之入滋補下焦藥中。頗為得宜。若入湯劑及涼血等藥。甚屬不合。蓋地黃專取其性涼滑利。熟則膩滯不能流行矣。況外感未消。痰火未除。一概用熟地為害尤甚。加減不依易老亦不效。令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得腎經。人參不可加。柴胡獨可加乎。有加黃柏知母者。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加知柏不知立方之本意。加柴胡獨知立方之本意乎。

水火論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井海之水為氣。雨露之水為形。成何說話。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坎為水何以云坎以水氣。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兌澤也。如何普施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然則命門之真火害人如是耶。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兌水是身中何物。如何是制之之法。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無形之水又是身中何物。如何是沃之法。一味胡說。即彼亦不能自解也。之常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水火既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又說到太極。更渺茫矣。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上文說乾說坤說坎說兌。以及有形無形真水真火太極真體。何等廣大淵微。不知有何等出神入化之治法。乃竟不過六味八味二方。而八卦太極之道已無不貫串。通天徹地學問。只要記此二方足矣。豈非夢境。

六味丸說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痿軟等證。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水泛為痰是濕在上焦矣。豈熟地萸肉所能治。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則濁為痰。豈酸濕所宜。或致咳逆。萸肉熟地亦非治欬之藥。將痰火補住。永成勞怯矣。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氣之虛脫。為養氣滋腎。制火盜水。使機關利而脾土健實。熟地萸肉豈健脾之品。

熟地　萸肉　山藥　丹皮　茯苓

澤瀉 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六味有形之藥何能以補無形之物愈說得高妙愈淺陋矣物之潤者亦無形。此又亂道之至者何以物之潤者皆無形然則天下有形之物皆極燥者耶故用之。 呂氏曰。明薛新甫治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者。以六味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為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外邪雜病一方治盡稍有知識者決不為此言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峰董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己意。呂氏之學實得之高鼓峯高鼓峯則首宗趙氏之人也呂氏因信高之故而信趙天下之人又因信呂氏選時文講性理之故而併信其醫且記兩方可治盡天下之病愚夫又甚樂從貽害遂至於此極所以罪首禍魁高不能辭之而承流揚波呂之造孽更無窮世所刻鼓峯心法高呂醫案等書一派相承辨之不勝之辨知趙氏之謬則餘者自能知之矣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為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朮當歸五味合逍遙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柴胡白朮自是二藥何以見得必定是逍遙都氣中來而云合也以生肝故去芍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六味方中何以容得補脾藥補脾者。生金而制木也。以制為生。相生之法別是一義不得如此籠若云白朮補脾生金而制木遠隔幾藏則六味補腎即使生肝奈何奈何天地自然之序也。又一變而為人參補氣湯。其義愈變化無窮。真游龍戲海之妙。去澤瀉而加參耆朮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參耆朮陳又如何合得六味夫白朮之與六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從合生脈來。生脈中無白朮且何以知其必從此來耶則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止一茯苓何以即是異攻用當歸黃耆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為發熱作渴。小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理無再竭便當急生。云生脈則非生小便也生脈之所由來。既當生脈異攻之可以轉入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崇土以生金。其苦心可不知哉。枉勞苦心又一變而為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地黃丸。陰如何放肆而必欲抑之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愈奇矣。柴胡從逍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都氣。一方自是一方一藥自是一藥除兩方合併名曰偶方之外絕無可以牽連之道乃必指方中某藥從某方來則六味之中熟地從何方來萸肉從何方來耶其曰耳內癢痛。或服昏瘀喘。或熱渴便澀。而總為肝腎陰虛。則知其陰虛半由火鬱而致也。柴胡以疏之鬱火。非生地不能涼。

用五味仍瀉丁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非疎不可。疎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瀉義。瀉之所以抑之也。生地又是瀉陰之藥非但前後背謬更是千古怪談又一變而為九味地黃丸。以赤茯苓換白茯苓。加川楝子當歸史君子川芎。此更怪之怪者史君子治小兒疳蟲疳蟲俱在腸胃之中若同六味入腎將疳蟲已入腎耶又川芎乃升提之品將提六味於何處耶抑欲令川芎亦入腎也盡是直瀉厥陰風木之藥。仍是肝腎同治之法。緣諸疳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伐之理。但伐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洩也。趙氏則以為六味加減法須嚴。其善用六味。雖薛氏啟其悟端。而以上變化。概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見其能合當歸柴胡。而去芎藥。則反用芎藥為疎肝益腎。此則其聰明也。乃謂白朮與六味水土相反。入參脾藥不入腎。此二句乃趙氏一隙之明但不知柴胡又何以可合六味耳其論亦高簡嚴密。然細參薛氏。畢竟趙氏拘淺。薛氏諸變法。似乎寬活。然其實嚴密。學者當善悟其妙。薛氏諸加減法皆憒憒已極趙氏之不盡從之亦非必能知其謬也其意蓋以為六味一方不必多用加減之法而已無病不治耳然其以薛之加減為未當不可謂其無一隙之明乃呂氏又不以為然而轉崇薛氏則其昏憒更甚於趙矣○古人製方之法有上下大小燥濕寒熱緩急補瀉內外升降氣血陰陽輕重奇偶種種不同絲毫不可假借其間亦有並用之法然必其經絡相通雖相反而實相濟又必先聖方中曾有合用者乃可加入否則即為杜撰其云從某方某方來更屬可笑夫一藥乃萬方所共安見此味必根於某方如有人作文自註云此而也字從某書來此者字從某文來豈不令人噴飯耶呂氏述其說而稱之我不慨薛氏而慨呂氏矣以意通之大旨。以肝腎為主。而旁救脾肺。則安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亂道一篇到底是說何病糊塗至此其心殆如蠹上矣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素問調經論云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生外熱陰盛生內寒蓋陰陽或偏則畏寒畏熱此之謂病若隆冬不寒盛夏不熱則是陰陽充足之候去天神不遠矣豈反是真水真火已竭為將死之人乎是古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澤瀉茯苓丹皮俱不得為潤藥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

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熟地黃內益不能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爇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焫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欲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燄灼自消炎光撲滅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燄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一驗也桂附引火歸原引之下達耳是補龍雷之火非滅之也不顧文䇿以大言以惑愚人耳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燥口渴引飲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世襲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字認不真誤以血為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此又自造王太僕語而誤者諸寒之五句出素問至真要大論王註云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也祇此五句是原文餘俱增出者註之意蓋謂熱病以寒藥治其熱熱宜自退乃熱仍在此不可以驅當於陰分增益其水以配火則陰盛而陽自伏不用瀉而用補所謂壯水之主也寒病以熱藥治其寒寒自宜已乃寒仍在此不可以驅當於陽分增益其火以配水則陽旺而陰自衰亦不用瀉而用補所謂益火之源也何等明白下文即接云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明指心為陽腎為

陰即經文司天運氣以心為火腎為水之說並不指腎中之陰陽也專指腎言已屬不倫又造出無數亂道且接出必須六味八味丸一句似亦是王太僕之言何等荒唐自此說行人竟以益火之源二句鑿鑿指腎經言而六味八味真王太僕以來不易之神方矣嗚呼豈不冤哉屢用屢效。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死。正所謂象白虎湯證。誤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血脫氣亦脫故急固其氣不使脫盡乃可用大補之劑非始終用參亦非一用參而不必服藥也若云生出非但緩不及事且全失用參之義矣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陰虛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證。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實熱之證陽明火旺面固赤腎火上浮面亦赤何云陽證無面赤者其口渴者。腎水乾枯。以水自救也。陽明證口渴最甚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為辨耳。雖然若問其人。曾服過涼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服菴云。服涼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虛人敗證總無升法云宜溫則得矣宜補。切忌寒涼。犯之必死。臨證更宜詳辨。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慎哉。

欬咳論

外感風寒而欬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治嗽正與補脾相反安見有外感欬嗽而用耆朮等藥者而佐以解表之藥。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藥宜立方之盡不通也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然則竟不必問其何因一概大補可耶古人所以制參蘇飲。中必有參。人參本不為補脾而設且感證亦非盡用參蘇飲也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芍藥甘草並非為補脾而設傷寒諸家註甚明且桂枝亦非治嗽方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邪已在內而補之則補邪矣世有賊未去而堅築牆垣以為如此則賊易去者非至愚乎當改云已入之邪終身不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耆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亦非欬嗽所宜用

之品。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此句不如此解蓋此乃隔二隔三之治以治藏邪久病則然若感冒乃風火之疾能待藏氣相生耶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凡欬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此亦當問其有邪無邪 毋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補子未知何也 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何以獨此二藏為然且盛則何以反受邪 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不生不僅不生而已邪從何來 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又增出心火來 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枯有火。何以腎又有火 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是肺自病即是邪病即若是肺病肺氣歸腎不得病若是邪病則必欲肺之邪藏於腎而後為不病乎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欬嗽。欬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欬血嗽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欬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脉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臟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吐血五藏皆有獨肺為多偏要說皆腎病無肺病講論病源為濟世而設每語必與古人相戾誠何心也謂腎病必關於肺則可下焦之血必由欬吐出也謂肺病必關於腎則不可上焦之血不必從腰腎過也其所以專指為腎者不過獨欲用六味八味嗟乎六味八味兩藥方耳不知與趙氏何恩每病非此不治即使與此病毫無干涉必先將此病牽到腎經然後用此二方其或斷斷不可牽者則以真陰真陽太極槩之夫陰陽太極則處處可假借者於是二方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貫者亡明之妖書也 褚氏遺書津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痰。在下為水。遺書云在下為精今改為水與上文亦有水焉句如何接上 伏皮為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此又失褚氏之意者褚氏明人身上下皆有水並非謂四者即一物也其動輒誣古人如此 血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既是一物則指為痰帶痰而出亦可耶 惟六味地黃丸。獨補腎水。如有欬嗽等疾及肺氣未清者亦禁用無此等則未嘗不可用也 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救肺。肺氣上逆欬嗽者禁用 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

喘論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上衝皆屬於火。故河間敘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云。肺氣盛為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世集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辨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為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爍真陰。衰與不足而為喘焉。盛衰二字誤解不得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凡言盛者皆指邪氣凡言虛者皆指精氣凡盛虛有二種有外感及別藏之氣來乘而盛者有本經之氣血結聚而盛者有外感及別藏之邪消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治法亦異嗟乎盛衰二字極淺極易而醫者聚訟紛紜千古夢夢可勝長嘆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此何勞辨即如腎有餘豈指精多肝有餘豈指血多耶至言肺中之火又屬一偏六淫之氣皆為有餘何但火哉海藏之辨。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此專為要用六味然外來之火不必盡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內經云腎者主水主臥與喘也喘何嘗不屬腎舍此明證反引支離之說愈無頭腦喘雖屬腎而因各不同治法亦異非六味一方所能盡耳但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如上焦未清痰涎湧結服此非惟不能下達且氣逆涎升終無愈期矣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欬嗽。欬嗽之甚則喘。凡謂喘證只此陰虛一病六味一方豈不孟浪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參看。

喉咽痛論

喉與咽乃一身之緊關橐籥也。經曰。足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陰之病。此又亂道靈素手足太陰足厥陰少陽足陽明手少陽少陰諸經皆有咽喉之證今皆抹殺專指為腎經之病然後可獨用六味八味真苦心也但有寒熱虛實之分。少陰之火。如奔馬逆衝到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故或腫或痛也。其證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亦有實火者相火無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喉痛之挾風火者十居八九即以滋膩酸斂之藥投

之百不一生如辛酉壬戌之間咽喉痛者十人而五不但服溫燥之藥者立斃即清涼之藥而少加重濁者尚且不救余治以百數皆以辛寒清淡疎散之藥不失一人若依此方無一活者矣又有色慾過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氣丸若遇陽明有火者不立斃乎大劑煎湯氷冷與飲使引火歸原庶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也人之咽喉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突暴裂矣如曲突之火已熾炎及屋宇安得不以水沃乎惟竈床下以盆水映之上炎即熄此上病療下之一驗也 有急喉痺者其聲如鼾痰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此乃氣上脫之證宜入類中風條非急喉痺急喉痺乃風火之證耳不得誤引且累條喉痺入參薑汁豈不立殆哉速宜人參膏用薑汁竹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早十全七八次則十全四五遲則不救

眼目論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為主明明說為之精則即眼之精矣明明說五藏六腑之精則五臟六腑各有精矣若指腎藏精之精即是此精將目中之脂膏盡在腎中耶目雖肝之竅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併肝腎為一總要專用六味一方耳 又有陽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內經明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又曰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其聲聲如此偏要說是脾土飲食所化之精反經背道已極至稟受脾土二句又是假造經文用東垣益氣聰明湯 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也內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腎也赤脉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亦一偏之見六淫之邪皆能傷目也但子和一味寒涼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若係邪火豈補水所能化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證詳說仲賢原機啟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為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於治目者也若係六淫則壯水之六味益火之八味何可用哉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中焦何以必定虛寒豈無脾胃實火者下焦何以必定陰火豈無虛寒而逼陽於上者）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也。輕則用補中益氣。（濕熱反用升補）重則用六君子湯。（實熱而至發熱作渴反用參朮橘半是何腸肺）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此中氣虛也。（亦有邪火作瀉者）用人參理中湯。（大熱大補之藥用於口瘡之證其不變為危險者亦鮮矣）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此是口瘡兼證或是口瘡本證兼證者因口瘡誤治釀成此等敗證也本證者本有虛寒之證逼火而成瘡也此則不治瘡而治本不可以此為治口瘡之方也且口瘡治法多端豈寒熱虛實四字所能盡）晡熱內熱。不時而熱。此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冬。（發熱豈宜用五味）發熱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此腎水虛也。用八味丸。（作渴吐痰何得用八味且小便數亦不盡屬虛寒也）日晡發熱。或從少腹起。陰虛也。用四物參朮五味麥冬。不應。用加減八味丸。（口瘡而日晡發熱則屬陽明矣以下兩方鮮不合且四物湯加入參朮雜亂無章非治口瘡之法又不應而忽改作八味丸則是以人試藥矣。按不應二字出之薛氏醫案薛氏治病每云某病余投某藥不應又改某藥又不應又曰然則非此病矣又換某藥數十劑而愈如此極多明明是以藥試病矣幸而天命未絕能待換方而愈豈無不應之時不及換方而死且再換一方仍不應而死者豈少哉蓋能鑒審為何病猶恐藥力不至不能有功況全然相反以藥試之耶醫案俚鄙庸陋遊移恍惚至薛而極後人又奉為模範何愚之甚）也。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寒亦何必腎水之氣或因他藏或因本藏上盛則下虛上熱則下寒無一定也）逆而承之。反為寒中脾胃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為口瘡。經曰。歲經不及。炎火乃行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朮甘草。補其土。薑附散其寒。（既成瘡則火已鬱結不先散解降納而惟峻補助火安有不危者乎）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消渴論

消渴之疾。余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為急。（內經云心移熱於肺傳為鬲消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謂之食亦則上中二消明明是心與大腸之火與腎無干反盡從腎治耶況腎火上衝之證往往不甚渴即渴亦不能多飲蓋腎中

之火既上則下焦之陽衰陽衰則陰盛水為陰屬故不能多飲也凡辨陰火實火之法俱視此奈何欲用二方遂不及詳察耶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證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　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薰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禀。不能四布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此是下消之證與肺又無涉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溽。槁禾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鮮不以為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為處此方。仲景是漢獻帝時人與武帝相去二百餘年明明可考乃造出此語何耶趙氏所談無往非夢而此則又夢之最不經者至聖玄關。今猶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痊後。及將痊。口渴甚者。舌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腳軟。口齒生瘡。服之無不效。經云諸痛癢瘡皆屬於火又云水液渾濁皆屬於熱況經大瀉濃血之後陰血大傷作渴煩燥孤陽欲越乃反以辛熱遂水之藥速之死讐何深也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證與鼓脹水腫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如此該腎中自病矣中滿者。中空似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略皆脾腎兩虛所致。故治腫者。先以脾土為主。須補中益氣湯。或六君子湯溫補之。水未去而補之則補其水也俾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疑謂喘脹水滿。而又加純補之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深似得病情。終非大方家體。治病而講體統無恥已甚蓋肺氣既虛。不可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利邪水正所以衛正水猶之驅邪氣正所以保正氣豈弃腎精亦利之耶而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行。漸有條理矣。　至於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當時禹亦何嘗不濬川鑿河哉據爾云必須補腎則禹當日祇日益水之源可矣令人之治腎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

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竅於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膹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可知要利關門。不是要補關門也。引來卻正與爾相左）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可知以決瀆為主）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故內經文氣化二字。為火化意在八味也。孰知換此一字。其解遂百出乎）經曰。三焦病者。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溢則水流而為脹。（日益曰水留尚專於用補耶）惟張仲景製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余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焉。世有患此。幸無誕之乎。

金匱腎氣丸　白茯苓　附子　牛膝　肉桂　澤瀉　車前子　山藥　山萸　丹皮　熟地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為主。以補腎中之火。（八味為利水之劑。說見前。山藥茯苓澤瀉俱制土驅濕之藥。而水為陰類。故以附子溫之。肉桂通之。惟生地萸肉為能滋潤以保腎陰。然初起猶不即用。須畧加通利之後始用之而效。此仲景製方之義也。知腎氣丸為治水之藥。即可知非全補真陽太極之藥。若以此方治盡天下之病。則是舉天下之病。皆以治水腫之法治之矣。思之能不自笑哉）則三焦有所稟命。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不必作如此大帽子）腎氣不虛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熱之品。熱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膝車前二味。最為切當。方見金匱要畧。故名金匱腎氣丸。（金匱並無車前牛膝。乃後人所加。亦後人所名也）

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下一純字。專為要用六味。而病情又失矣）其證腹大臍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澀。喘嗽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雜用利用之藥而益甚。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衝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水火不能相合。豈有水反從火溢者。即有之。亦宜引火達下。不得用純陰藥也）上積於肺而嗽。甚則為喘呼。不能臥。散聚於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濫其水而生病也。（五臟之脹皆屬於火。從無此論。腫脹用八味。固是正治。用六味則無此理也。蓋水勢橫逆。得純陰之品。則陰氣益旺。且無辛芳之藥。則水道必不能開。但或遇陰虛之人。則用藥忌太燥熱耳。此人治病。六味八味不可缺一。此論用八味而遺六味。則真陰又無著落。所以幻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滋之不足

（尚欲斂之不殺不休）親試有驗故錄

噎膈論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太陽為三陽陽明為二陽少陽為一陽此處三陽舊註指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言乃增出大腸來蓋誤以三陽為三陽經也）結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結熱則津涸小腸結熱則液燥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然則內經何以不云少陰結謂之膈）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為一臟一腑腎水既乾陽火偏盛熬煎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濇下既不通必反干上直犯清道上衝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豈有食未下咽之時陽氣已長之理乎）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投故可入（水自然比食易下不必過高其說若胸中有痰飲者則食易下而水反難下矣）口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既同氣相投何以又沸）糞如羊矢者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本條腸枯非因食少）王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王太僕只有寒之不寒是無水也數語今改作治翻胃法以湊上六味八味二方我想其作偽之心不知如何詭秘也）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於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慾遠房幃薄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何以必定無寒）若曰補胃胃本不虛（此則又亂道矣）（爾論病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何獨此純虛之證反曰不虛耶）若曰開鬱香燥之品（開鬱亦不必專用香燥）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河間劉氏下以承氣鹹寒損胃津液愈竭無如補陰（此症多痰涎凝閉當補陰者絕少）燄光自滅

夢遺并精滑論

治以腎肝為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藏之真陰絕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疏泄（惟此處疏泄不係肝也）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明明是腎中相火偏要說是肝火凡肝火動者必上升而易怒令人

（每入房之時必火升而大怒即）以不秘之火。如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薛立齋專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為主。煎服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此又怪異之極者。濕熱如何提得。且既已有濕。又屬脾胃。亦何可用六味也）

論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黃耆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或問曰。古來稱補中益氣湯為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所未發。繼仲景（不論）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以為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散邪從何出。又不能灼見風寒暑濕對證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劑。雜然並進。因致斃者多矣。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或有之。（辨在前。立此方以治內傷而兼外感者。何等平常。必云天下竟無外感之病。則亂道矣。此人每舉一方。必要說此方能治盡天下之病。不必更用別方。是何等肺腸）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不必攻邪。（將歷古治病之方一齊刪卻）攻則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後矣。（攻邪不是攻正。何以虛者愈虛）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於本方中。酌加對證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也。（仁義之師亦非竟不用兵刃也）

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攷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中甚無所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余所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以火氣為先天。其妄妙如此）後天者。指有形之體。自臟腑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況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圖乎。（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在人腹中。專恃八味養之。豈非夢境）曰。然則伏羲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歷古無中天之圖。造出此名以遷就自己亂道。此等直是無人之）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東。水源乎西。（以水對日。亦是怪論）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物位乎中。乎嘗見（誰不見）邵子排列如此。有先天八卦數。甚當。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後天圖。（此誰用）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為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前圖何以無形可見。後天圖之有形可見在何處。種種欺人胡說）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之神是也。（此二句。卻是文王後天圖之語。又與上文先天圖說不合）帝與神。即乎先天要論中所稱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何以反出在後天圖說內）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為主宰先天之體。以為流行後天之用。東垣先生獨會其宗。而以補中益氣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先天之氣。前要用六味八味。則云在腎中。此要用補中益氣。則云在脾土中。況先天之氣立於天尚未生之前。獨升麻柴胡足以左之右之。真乾坤在手之神技也）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諄諄為言也。若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元氣之賊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必要將火滅盡。元氣方存。豈非胡說）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腎。名曰重強。（何以虛則反下流。且流去是何物。內經重強二字。亦不如此講。經云。脾脉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此乃指脾之病脉言。脉病則五臟皆不和順也。何嘗指下流肝腎耶）陰火得乘其土位。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又雜外感之證）蓋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句句不連貫。皆學舌語也）則無陽以護其榮衛。（衛即衛身之陽氣也。如何反要脾胃之氣為衛）遂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 傷寒發熱。拂拂如羽毛之熱。熱在皮毛。（三陽俱有壯熱之證。若陽明則熱在皮膚為尤劇。如何皆只微熱）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內傷雖熱。總不如外感之甚。如何反以為極熱）右手氣口脉大於左手人迎三倍。（此又胃道脉大三倍。是關格之脉。危證矣。豈內傷乎）其氣口脉急大而數。時一代而濇。（代脉亦是危證。安得內傷即現此脉。且脉亦不可派定也）濇是肺之本脉。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脉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脉屬脾。比五脉獨大而數。數中時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溫所失。（又何以鑿鑿派定如此）胃脉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如此。（以上語語不接。說內傷脾。又說肺金受尅。絕無頭緒）若外傷則人迎脉大於氣口也。 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吾思以江南之

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也。何不云東南之臟不可服補中益氣湯。即然則肺腎謂之西北人矣。作此語者其臟腑殆無人氣其人上盛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之元氣爲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元氣本不在上焦即使上焦亦有元氣如何陷入腎中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陰氣如何能飛越焉可不引而歸原耶。引陰歸原從未前聞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氣丸並用。即前怪法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

傷飲食論

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飢。若夫先天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克削之藥一用。飲食雖消。但脾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翻消化。愈虛其虛。明後日食復不化。猶謂前藥已效。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消化之藥原不教人長服也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但不敢用。蓋名之美者。其藥必惡。然則陷胸抵當等名皆大補之劑而天真大造等方皆傷生之藥耶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古人立此名專爲欺人而設不知古人與後世何仇欲騙人入其彀中即大方家以其名之美不可用然則大方家所用皆惡名之方耶夫有醫術。有醫道。術可暫行一時。道可流傳千古。道中無術術中無道瀉藥是術補藥是道一時之人不妨瀉千古之人必須補不知其心何若而能作此不通之語有古方。有今方。有聖方。有俗方。余以爲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一方。六味八味二方已足用原不必更立方也若脾胃。惟東垣爲聖。遵而用之。以調中益氣補中益氣二方。出入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熱藥。如薑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黃連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如山查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味。隨證調理。二方誠有用處然謂必要二方加減則怪談矣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奈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原。此東垣之未及也。治脾胃原不專講寒熱蓋飲食勞倦所謂不內外因與壯水益火何涉蓋一時偶不及說到六味八味忽然記起遂著此二語耳如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脈。下部無脈。不吐則死。此語出難經謂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若有人有吐病則不死蓋吐

則氣逆上湧所以下部暫時無脉吐定之後氣平而脉自復非謂無脉之人必令其吐也又並非指食厥而言況食厥證又未必下部無脉者句句皆誤急以陰陽鹽湯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積。腸腹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食未消化如何即下審知其為寒積。必用巴豆感應丸。何不用八味加下藥審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黃承氣湯。何不用六味加下藥下之。不當。死生立判。慎之哉。　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凡人身水火有虛實二種實火者外來之邪火與臟腑偏盛之火也虛火者陰氣衰少而火覺有餘也惟水亦然若陰氣並未虧而外來實火及臟中浮火自旺亦補陰以配之將到幾千百分而後平耶宜其治傷寒陽明壯熱等疾皆用六味也譬之天平。此重即彼輕。一邊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決不鑿去馬子。蓋馬子一定之數。今人欲瀉水降火者。鑿馬子者也。據爾亦知馬子一定若一頭物重必要增馬子耶　或曰。正當胸膈飽悶之時。數日粒米不下。陳皮枳殼木香烏藥。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復可補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補益。擅用發散。尅伐太過。虛痞之病也。經曰。下文經語皆是自造無忌憚已極想彼料天下人斷無看內經者故耳下焦虛乏。中焦痞滿。欲治其虛則中滿愈甚。欲消其痞則下焦愈乏。庸醫值此。難以措手。疏啟其中。峻補其下。少用則邪壅於上。多用則峻補於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參一兩。或七八錢。少加升麻一錢。反用升提且二味亦不成方　大劑一服即愈。此內經之妙用。內經何書有此方不可不知也。

中暑傷暑論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悶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是也。當是時切勿便與冷水或卧冷地。如行路暍死者。即置日中熱地上。以小便溺熱土上。取熱土掩病人臍上。急以二氣丹同蘇合香丸湯調灌下。如無二氣丹。研蒜水灌之亦可。蓋中傷暑毒。外陽內陰。諸暑藥多用暖劑。如大順散之用薑桂。枇杷葉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熱之物。又蒜氣臭烈。能通諸竅也。中暑用熱又是暑中之一證千不得一或因好涼太過或其人本屬虛極或因暑邪入中汗出太過陽越於外古方偶有用辛熱者然必審其沈寒之脉證全具方可一用乃以為暑證盡然則殺人如麻矣此人凡論一病必以此病中之極少者立論真可恨也　傷暑而若頭痛發躁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齒燥無氣以動。乃為暑傷氣。蒼朮白虎主之。有暑而無

濕者蒼朮亦不可用若人元氣不足。用前藥不應。惟清暑益氣湯或補中益氣湯為當自汗多而氣上反用升柴熱氣未清反用參朮與禰何伙必欲殺大抵夏月陽氣浮於外。爾亦知陽浮何以用升柴也陰氣伏於內。若人飲食勞倦。內傷中氣。或酷暑役勞。外傷陽氣者多患之。法當調補元氣為主。暑氣未清而補即補暑矣夏月服補而死者我見亦多矣皆此等邪說殺之也辛而佐以解暑。若陰寒之證用大順散。桂附大辛熱之藥。此內經舍時從證之良法。內經何嘗有此議論不可不知。

清暑益氣湯　黃耆　蒼朮　升麻　人參　陳皮　神曲　白朮　澤瀉　甘草

黃柏　葛根　青皮　當歸　麥冬　五味雜出不倫古人製方之義至此而盡醫道之一厄也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糯米此是白虎加人參湯不得祇名白虎湯此方是暑月熱病發熱之正方。白虎湯仲景治傷寒汗後裏熱等證加人參名人參白虎湯治汗後表解大渴之證金匱亦借以治太陽中暍之證乃隨手錄一方而有數誤焉非治暑正方一也以白虎加人參湯指為白虎湯二也以粳米改糯米三也以為祇夏月可用餘有不可用四也其每動必誤如此

濕論

東垣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聖人之言。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夫濕淫從外而入裏。若用淡滲之劑。是降之又降。乃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利濕如何是益陰竭陽豈濕氣是陽耶則陽氣愈消。而精神愈短矣。是陰重強。陽重衰。反助其邪之謂也。濕而利之是助何邪故用升陽風藥即瘥。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各一錢。水煎熱服。四味風藥亦不成方大法云。濕淫所勝。助風以平之。又假造內經內經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正上文淡滲利水之義乃揑出此怪語是何肺腸又曰。下者舉之。下者舉之為正氣下陷則提之非欲舉濕也得陽氣升騰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曲而為之直也。利水即是除客反要提在上焦將何以除之耶曲直二字亦糊塗夫聖人之法。可以類推。是舉一而知百也。有腳氣類傷寒者。發熱惡寒。必腳脛間腫痛。俱從濕治。腳氣大段因濕為多然治法亦不一也有濕熱發黃者。當從鬱治。凡濕熱之物。不鬱則不黃。禁用茵陳五苓散。茵陳五苓治濕之正方也凡古人相傳治病正方猶之飢者之食五穀一定不易其以有疏下之則加減法也或米或麥之不同則審用法也更或五果

五菜之單食則變通法也若謂古方不可用則猶云凡飢者禁食五穀服者十不一生也嗟乎是尚得為人言哉凡見用茵陳五苓散者。十不一生。仲景殺過幾人常用逍遙散方見鬱論。予一日患陰丸一个。腫如鴨卵。發熱。以濕熱證治之。不效。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加柴胡吳茱萸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知其為濕仍必用六味又必柴胡此理莫解至服此而病立愈者蓋一時輕疾得茱萸肉桂獨活等辛散之藥自然六味不能為害耳一服熱退。再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

瘧論

或問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前人雖備言之。旨殊未暢。蓋明示諸。曰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亢則害承乃制。子來救母之義。內經瘧論言之甚詳不容再贅一語偏要扯出六節氣位亢害承制之論以欺人又全然不曉其義豈不汗顏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然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腎水為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如此則瘧乃肺病而寒熱則心腎交戰之病也亂道無理一至於此以制火救母。於是水火相戰。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其人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以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氣為主。瘧邪方熾如何扶元且爾所謂扶元必是六味助了腎水以滅君火火氣從此大敗其人遂終冷不熱奈何奈何發在夏至後處暑前者。此三陽受病。傷之淺者。近而暴也。發在處暑後冬至前者。此三陰受病。陰陽受病之故內經言之甚悉何嘗以時之前後分陰陽傷之重者。遠而深也。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正瘧無異。而陰瘧中又有真陰真陽之分。先做六味八味地步入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倏忽往來。時止時作。是無火也。又假造經文以寒熱叔者皆是無水不准者皆見無火豈非亂道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八味湯主之。二方豈是治寒熱之藥非但作書者可厭即辨者亦可厭矣世患久瘧而不愈者。非瘧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發者。邪入陰分。宜用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柏。治之亦未及真陰真陽之至理。徧攷諸書瘧論。並未能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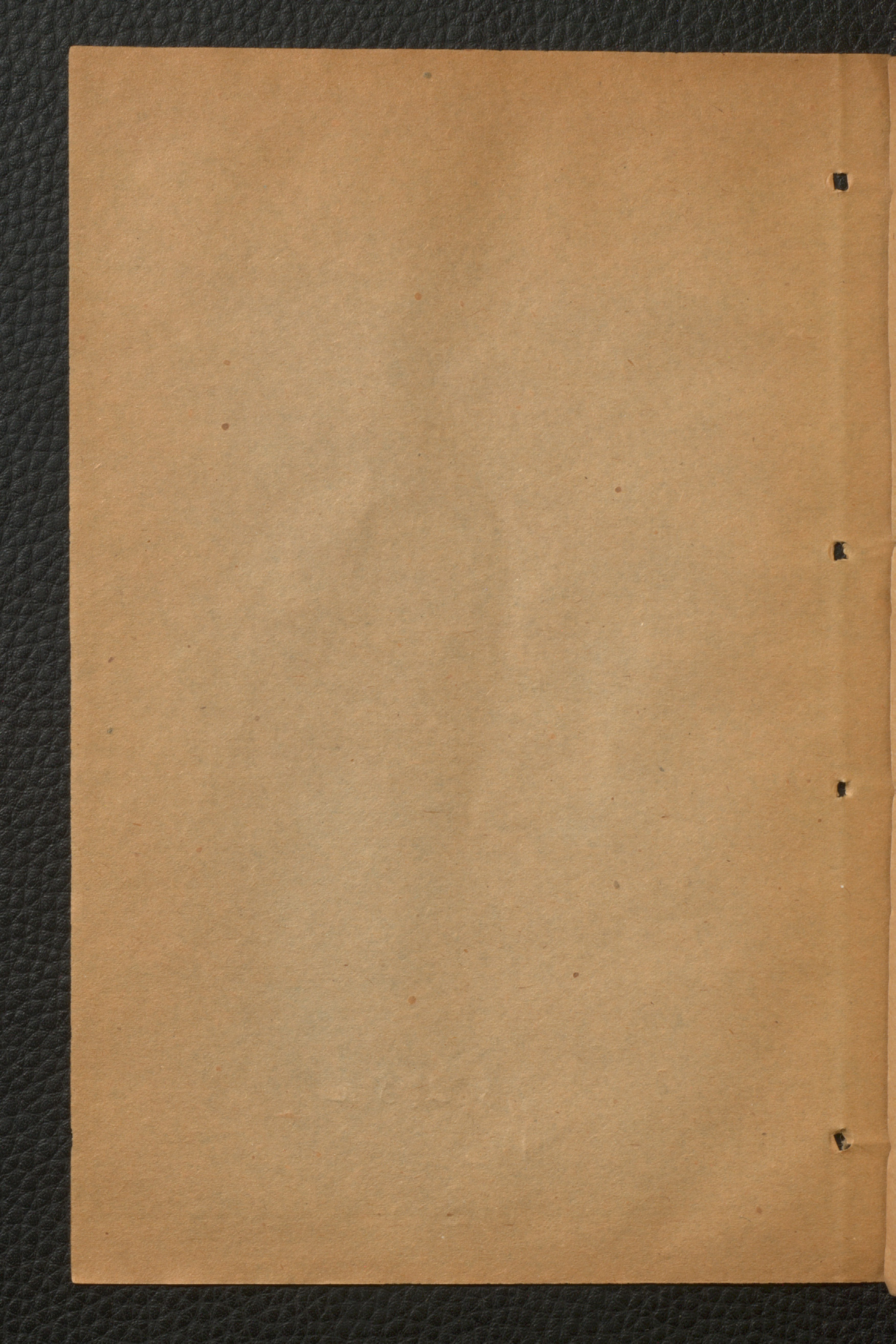
意。天下之病盡用六味八味千古只有虛獨得之祕非但治瘧無人能得此意也且余常試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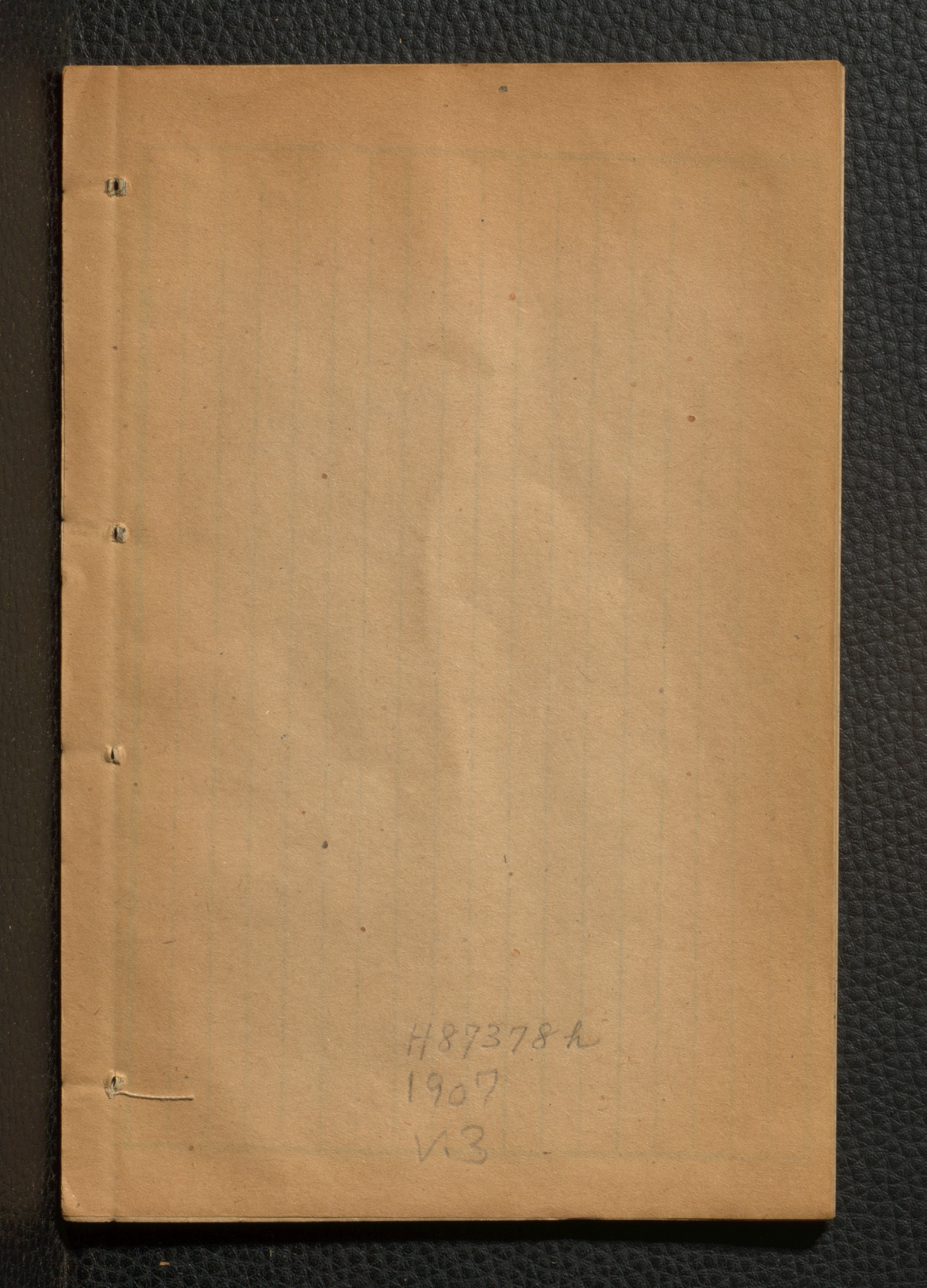
痢疾論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為瘧後。發泄已盡。必無暑熱之毒。復為痢疾。瘧邪未清中氣復虛邪從內陷此則暑毒陷入臟腑之疾最為險證也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非痢將指為何病既為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雖係氣血兩虛既復寒熱交爭則是邪仍向外仲景傷寒論中凡陰病轉陽皆易愈之候此乃痢轉為瘧病屬可治若不指為瘧竟作陰虛陽虛論則久病壞症死期將至亦非補中益氣所能愈也則俱作虛論。但用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

細閱此書何必曉曉著成數卷只兩言括之曰陰虛用六味陽虛用八味足矣讀者亦不必終帙只記二方而千聖之妙訣已傳濟世之良方已盡所以天下庸醫一見此書無不狂喜以為天下有如此做名醫之捷徑假讀之猶曉也殺人之法從此徧天下矣嗟乎無源亂道何地無之原不足與辨因曉村輩力為崇奉而流毒遂無盡故作書者之罪小而表章者之罪大也

醫貫砭卷下終




H87378h
1907
v.3